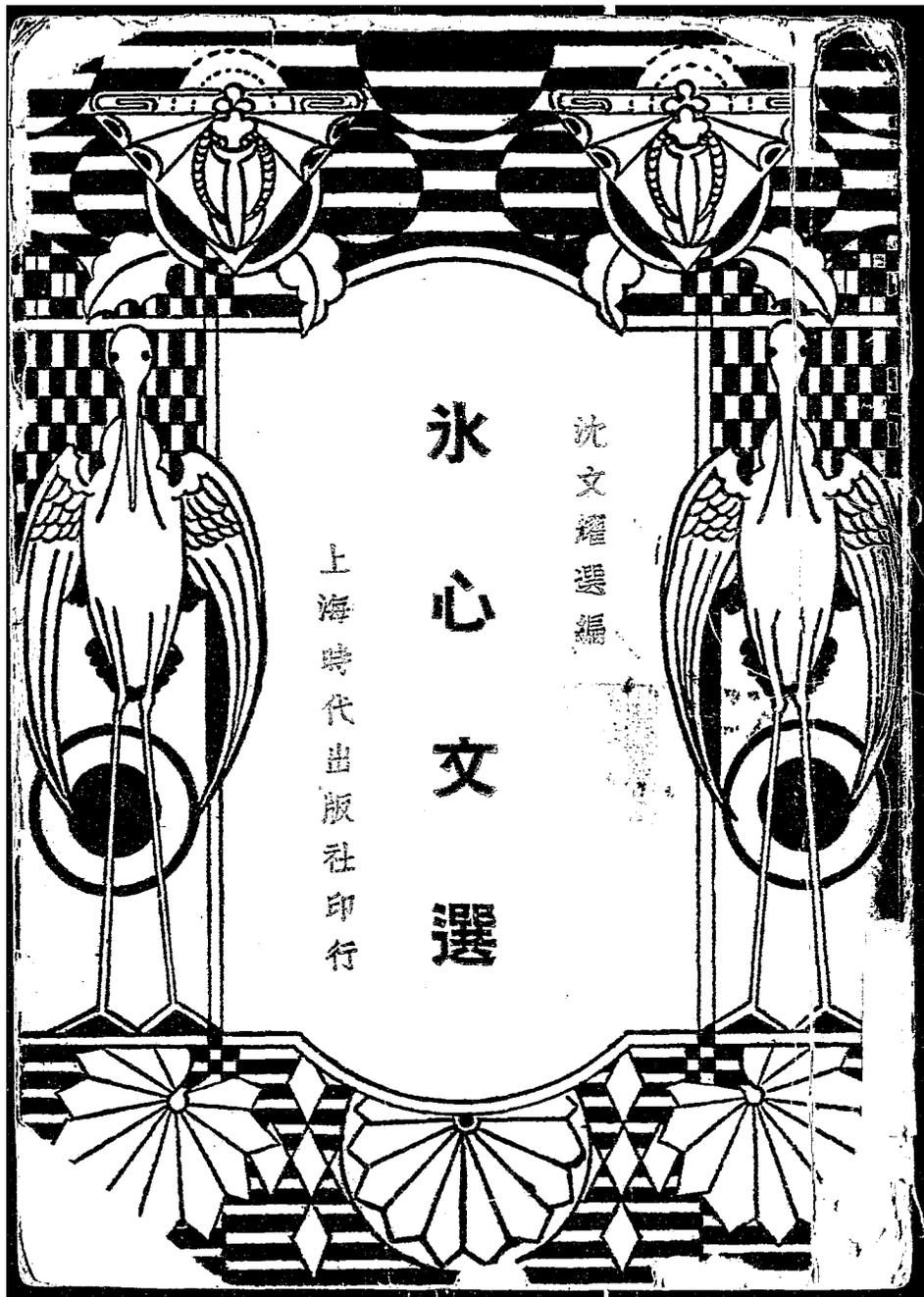


沈文耀選編

冰  
心  
文  
選

上海時代出版社印行





一五	寄小讀者(通訊之一)	八六
一六	別後	九四
一七	說幾句愛海的孩氣的話	一一四
一八	好夢	一一七
一九	悟	一二〇
二〇	信誓	一四六
二一	使命	一四九
二二	記事	一五〇
二三	惆悵	一五一
二四	鄉愁	一五四
二五	我再也不能承受這樣的溫存	一五六
二六	嚮往	一五九
二七	赴敵	一六〇
二八	繁星	一六六
二九	春水	一七三

# 冰心創作小說選

冰心

## 一 世界上有的是快樂……光明

『這樣紛亂的國家，這樣黑暗的社會，這樣萎靡的人心，難道青年除了自殺之外，還有別的路可走麼？』凌瑜說這句話的時候，顫動的聲音裏，滿含着抑鬱悲慘的感情。

他的年紀，不過十九歲，是一個很恬淡超脫的青年，自少十分穎悟，最喜歡看內典一類的書，對於世上的一切事物，都看得像行雲流水一般，與自己毫無干涉。但這幾年來，他看着國家大勢，不禁使他常常的想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句話，便暫時的把「獨善其身」的志趣拋棄了，要想做一番事業，拯救這苦惱的衆生。他改了志向以後，便鼓足了熱心勇氣，往前進行。

自從山東問題發生了之後，國內人士，大動義憤，什麼學生聯合會呵，各界聯合會呵，風起雲湧的發生出來，民氣的發旺，似乎有「一日千里」的趨勢。凌瑜更是非常的高興，竭力的想怎樣的喚起國魂，怎樣的抵禦外侮，心力



交猝的奔走運動。他以為像這樣張旺的民氣，中國前途，很可以有點希望了。不想幾個月以後，社會上興奮激烈的熱情，漸漸不知不覺的淡了下去。又因為種種的愛國運動，不能得十分圓滿的結果，受了種種的壓迫以後。都寒了心，慢慢的就渙散了。他看着這種半死不活的現象，着急的了不得，但是這一狂瀾既倒」的人心，是難以勉強挽回的。自己單獨進行呢，可做的事業太多了，不知從何處下手；而且一個人的力量，是不能持久的，是不能得鉅大的效果的；待要不做罷，眼看着國事一天糟似一天，外侮一天逼似一天，實在不能袖手旁觀的！總而言之，他既已投身入了這個旋渦，接觸了這些憤激苦惱的事情，他心中的萬根煩惱絲，無論如何是斬不斷的，決不能再回到從前那種冷靜寂滅的天性了。

他煩悶悲苦，到了極處的時候，忽然起了一個自殺的念頭。他想既是進退無路。活着也無意味，并且反要飽受許多的苦痛，不如一瞑不視，倒覺得乾淨，或者還可以激動別人。他下了決心以後，不到兩個鐘頭，便悄悄的自己一個人，出了學校，逕到海邊。

這時對着他的，只有蔚藍的海；背着他的，只有青翠的山，他獨自站在礁

石上。一陣一陣的浪花，捲到他的腳下，又一陣一陣的退去。三三兩兩的水鳥。掠水翻飛。天邊綠色的晚霞。映着深綠色的海水，極其明媚可愛。水平線邊，島上的燈塔，襯在這霞光水色裏，恍比仙山樓閣一般。這時正是初夏天氣，駭蕩的海風，緩緩吹來，拂在他臉上。他雖然認定了投海自殺的這條路，却因着目前的一幅好景，使死在頃刻的凌瑜，冰冷的心腸裏，又生出一種美感來。他兩手交互着握得很緊，沉寂的眼光裏含着珠淚，呆立了片刻，忽然自己說道：『時候到了，不必留戀了！這千頃的清波，我凌瑜葬身此中，也算死得其所了，夕陽呵，晚霞呵，我現在和你們告別了！……』

『此情此景如何，空繫愁懷不可，各各把事業做！』這嬌軟悠揚的歌聲，使凌瑜猛然的回過頭來。數步以外，有一個小男孩，和一個小女孩，對坐在沙灘上。年紀都不過有十歲左右，雜髮覆額，眉目如畫。兩個人笑嘻嘻的捧着沙，堆起一座小城，又在城樓上插着一把小國旗。他們一邊玩耍，一邊齊聲的唱歌。凌瑜默默的看着這兩個孩子，將自己的事都忘却了。過一會兒，聽那小女孩喚道：『小嵐，那崖旁邊有許多的野花，你去採了來，我們也插在城樓上。』小嵐便轉身向着礁石走來，但是中間却隔着幾尺闊的水，他走不過去，便站

住了，只笑着望着凌瑜。凌瑜笑道：『你要採野花麼？我替你採，好不好？』說着便採了花，跳到沙灘上，遞給小嵐。小嵐笑着接了，仰着頭看着凌瑜，表示他的感激。凌瑜覺得他可愛不過，便拉着他的手，一同走到小城旁邊，一面幫着他們，將野花插上了。小嵐忽然道：『先生，你剛纔站在礁石上半天作甚麼？是不是……』這時凌瑜猛然又記起方纔的決心來，神經完全的錯亂了，以下的話，也沒有聽見，住了半天，忽然答道：『我要走一條黑暗悲慘的道路！』他們聽見了，似乎十分奇怪，睜着漆黑的眼睛，看着凌瑜。凌瑜也不往下說了，只流下淚來。他們不知所以，都沒有主意，默默的站起來，攜着手就走。凌瑜呆呆的出了半天的神，忽然驚醒過來，他們已經走出數步以外，還不住的回頭看着。凌瑜微微的笑着，對他們點頭，他們也笑着說「再見」，便又往前走了幾步。忽然又一同站住了，回過頭來，喚道：『先生！世界上有的是光明，有的是快樂，請你自己去找罷！不要走那一條黑暗悲慘的道路。』這銀鐘般清朗的聲音，穿入凌瑜耳中，心裏忽然的放了一線的光明，長了滿腔的熱氣！看着他們綉白如雪的衣裳，溫柔聖善的笑臉，金赤的夕陽，照在他們頭上，如同天使頂上的圓光，朗耀晶明，不可逼視，這時凌瑜幾乎要合掌膜拜。

天使的影子，漸漸的遠了！天色漸漸的黑暗下來，歷歷落落的明星，漸漸的露出雲端。海面上起了涼風，濤聲澎湃，水影深黑。燈塔上的燈光，乍明乍滅，凌瑜呆呆的站在這孤寂海岸上，耳邊還聽見說，「先生！世界上有的是光明，有的是快樂，請你自己去找罷！不要走那黑暗悲慘的道路。」這聲音好似雲瑞天樂一般，來回唱了幾遍，凌瑜眼前的光暈，忽然漸漸的放大了，一片的光明燦爛，幾乎要衝破夜色。他心中所有的陰翳，都撥散了，却起了一種不思議，莊嚴華美的感情，一縷縷的流出腦海，隨着潮聲，在空中來回的蕩漾。他這時不禁淚流滿面，屈膝跪在沙灘上，抬頭望着滿天的繁星，輕輕的說道：「我知道了！世界上充滿了光和愛，等着青年自己去找，不要走那黑暗悲慘的道路。」

## 二 「無限之生」的界線

我獨坐在樓廊上，凝望着窗內的屋子。淺綠色的牆壁，赭色的地板，幾張椅子和書桌，空沉沉的，被那從綠簾子底下發出來的燈光照着，只覺得淒黯無色。

這屋子，便是宛因和我同住的一間宿舍。課餘之暇，我們永遠是在這屋裏說笑，如今宛因去了，只剩了我一個人了。

她去的那個地方，我不知道，世人也不能知道，或者她自己也不能知。然而宛因是死了，我看見她病的，我看見她的軀殼埋在黃土裏的，但是這一個軀殼能以代表宛因麼？

屋子依舊是空沉的，空氣依舊煩悶的，燈光也依舊是慘綠的。我只管坐在窗外，也不是悲傷，也不是恐懼，似乎神經麻木了，再也不能邁步進到屋子裏去。

死呵，你是一個破壞者，你是一個大有權威者！世界既然有了生物，為何又有你來摧殘他們，限制他們？無論是帝王，是英雄，是……一遇見你，便立刻撇下他一切所有的，屈服在你權威之下。無論是驚才，絕艷，豐功，偉業，與你接觸之後，不過只留下一堆黃土！

我想到這裏，只覺得失望，灰心，到了極處！——這樣的人生，有什麼趣味？縱然抱着極大的願力，又有什麼用處？又有什麼結果？到頭也不過是歸於虛空，不但我是虛空，萬物也是虛空。

漆黑的天空裏，只有幾點閃爍的星光，不住的顫動着。樹葉楂楂滅滅的響着。微微的一陣槐花香氣，撲到欄邊來。

我抬頭看着天空，數着星辰，竭力的想安慰自己。我想：——何必為死者難過？何必因為有『死』就難過？人生世上，勞碌辛苦的，想為國家，為社會，謀幸福；似乎是極其壯麗宏大的事業了。然而造物者憑高下視，不過如同一個螞蟻，辛辛苦苦的，替他同伴驮着粟粒一般。幾點的小雨，一陣的微風，就忽然把他渺小之軀，打死，吹飛。他的工程，就算了結。我們人在這大地上，已經是像小蟻微塵一般，何況在這萬星團簇，縹渺幽深的太空之內，更是連小蟻微塵都不如了！如此看來，……都不過是曇花泡影，抑制理性，隨着他們走去，就完了！何必……

想到這裏，我的腦子似乎漲大了，身子也似乎凌在空中。勉強定了神，往四圍一看：——我依舊坐在欄邊，樓外的景物，也一切如故。原來我還沒有超越到世外去，我苦痛已極，低着頭只有歎息。

一陣衣裳綵繚的聲音，彷彿是樹杪下來，——接着有微渺的聲音，連連喚道：『冰心，冰心！』我此時昏昏沉沉的，問道：『是誰？是冤因麼？』她

說：『是的。』我竭力的抬起頭來，藉着微微的星光，仔細一看，那白衣飄舉，蕩蕩漾漾的，站在我面前的，可不是宛因麼！是她全身上下，顯出一種莊嚴透澈的神情來，又似乎不是從前的宛因了。

我心裏益發的昏沉了，不覺似悲似喜的問道：『宛因，你為何又來了？你到底是那裏去了？』她微笑說：『我不過是越過「無限之生的界線」就是了。』我說：『你不是……』她搖頭說：『什麼叫做「死」？我同你依舊是一樣的活着，不過你是在界線的這一邊，我是在界線的那一邊，精神上依舊是結合的。不但我和你是結合的，我們和宇宙間的萬物，也是結合的。』

我聽了她這幾句話，心中模模糊糊的，又像明白，又像不明白。

這時她閉着矐星的眼光，似乎已經歷歷的看出我心中的癥結。便問說：『在你未生之前，世界上有你沒有？在你既死之後，世界上有你沒有？』我這時真不明白了，過了一會，忽然靈光一閃，覺得心下光明朗澈，歡欣鼓舞的說：『有，有，無論是生前，是死後，我還是我，「生」和「死」不過都是「無限之生的界線」就是了。』

她微笑說：『你明白了，我再問你，什麼叫着「無限之生」？』我說：

「無限之生」就是天國，就是極樂世界。」她說：「這光明神聖的地方，是發現在你生前呢？還是發現在你死後呢？」我說：「既然生前死後都是有我，這天國和極樂世界，就說是現在也有，也可以的。」

她說：「爲什麼現在世界上，就沒有這樣的地方呢？」我彷彿應道：「既然我們和萬物都是結合的，到了完全結合的時候，便成了天國和極樂世界了，不過現在……」她止住了我的話，又說：「這樣說來，天國和極樂世界，不是超出世外的，是不是呢？」我點了一點頭。

她停了一會，便說：「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我就是萬物，萬物就是太空；是不可分析，不容分析的。這樣——人和人中間的愛，人和萬物，和太空中間的愛，是曇花麼？是泡影麼？那些英雄，帝王，殺伐爭競的事業，自然是虛空的了。我們要奔赴到那「完全結合」的那個事業，難道也是虛空的麼？去建設「完全結合」的事業的人，難道從造物者看來，是如同小蟻微塵麼？」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含着快樂信仰的珠淚，抬頭望着她。

她慢慢的舉起手來，輕裾飄揚，那微妙的目光，悠揚着看我，琅琅的說：「萬全的愛，無限的結合，是不分生——死——人——物的，無論什麼，都不

能抑制摧殘他，你去罷，——你去奔那完全結合的道路罷！」

這時她慢慢的飄了起來，似乎要乘風飛舉。我連忙拉住她的衣角說：「我往那裏去呢？那條路在那裏呢？」她指着天邊說：「你迎着他走去罷！你看——光明來了。」

輕輕的衣裳，從我臉上拂過。慢慢的睜開眼，只見地平線邊，漾出萬道的霞光，一片的光明瑩潔，迎着我射來。我心中充滿了快樂，也微微的隨她說道：「光明來了！」

### 三 夢

她回想起童年的生涯，真是如同一夢罷了！穿着黑色帶金線的軍服，佩着一柄短短的軍刀，騎在很高的白馬上，在海岸邊緩步徐行的時候，心裏只充滿了壯美的快感，幾曾想到現在的自己，是這般的靜寂，只拿着一枝筆兒，寫她幻想中的情緒呢？

她男裝到了十歲，十歲以前，她父親常常帶她去參與那軍人娛樂的宴會。朋友們一見都誇獎說：「好英武的一個小軍人！今年幾歲了？」父親先一面答

應着，臨走時纔微笑說：『他是我的兒子，但也是我的女兒。』

她會打走隊的鼓，會吹召集的喇叭。知道毛瑟槍裏的機關。也會將很大的砲彈，旋進砲腔裏。五六年父親身畔無意中的訓練，真將她做成很矯健的小軍人了。

別的方面呢？平常女孩子所喜好的事，她却一點都不愛。這也難怪她，她的四圍並沒有別的女伴，偶然看見山下經過的幾個村裏的小姑娘，穿着大紅大綠的衣裳，裹着很小的脚。匆匆一面裏，她無從知道她們平居的生活。而且她也不把這些印象，放在心上。一把刀，一匹馬，便堪過盡一生了！女孩子的事，是何等的瑣碎煩膩呵！當探海的電燈射在浩浩無邊的大海上，發出一片一片的寒光。燈影下，旗影下，兩排兒沉豪英毅的軍官，在劍佩鏘鏘的聲音裏，整齊嚴肅的一同舉起杯來，祝中國萬歲的時候，這光景，是怎樣的使人湧出慷慨的快樂的眼淚呢？

她這夢也應當到了醒覺的時候！人生就是一夢麼？

十歲回到故鄉去，換上了女孩子的衣服，在姊妹羣中，學到了女兒性情；五色的絲綫，是能做成好看的活計的；香的，美麗的花，是要插在頭上的；鏡

子是妝完時要照一照的；在眾人中間坐着，是要說些很細膩很溫柔的話的；眼淚是時常要落下來。女孩子是總有點脾氣，帶點嬌貴的樣子的。

這也是很新穎，很能造就她的環境——但她父親送給她的一把佩刀，還長日掛在窗前。拔出鞘來，寒光射眼，她每每呆住了。白馬呵，海岸呵，荷槍的軍人呵……模糊中有無窮的悵惘。姊妹們在窗外喚她，她也不出去了。站了半天，只掉下幾點無聊的眼淚。

她後悔麼？也許是，但有誰知道呢！軍人的生活，是怎樣的造就了她的性情呵！黃昏時營幕裏吹出來的笳聲，不更是抑揚淒惋麼？世界上軟款溫柔的境地，難道只有女孩兒可以占有麼？海上的月夜，星夜，眺臺獨立倚槍翹首的時候：沉沉的天幕下，人靜了，海也濃睡了，——「海天以外的家！」這時候的情懷，是詩人的還是軍人的呢？是兩縷悲壯的絲交糾之點呵！

除了幾點無聊的英雄淚，還有甚麼？她安於自己的境地了！生命如果是圈兒般的循環，或者便從「將來」又走向「過去」的道上，但這也是無聊呵！

十年深刻的印象，遺留於她現在的生活中的，只是矯強的性質了——她依

舊是喜歡看那整齊的步伐，聽那悲壯的軍笳。但與其說她是喜歡看，喜歡聽；不如說她是怕看，怕聽罷。

橫刀躍馬，和執筆沉思的她，原都是一個人，然而時代將這些事隔開了，……

童年！只是一個深刻的夢麼？

#### 四 國旗

筆筒裏的一幅小小的國旗，低低的垂拂着，——無論什麼時候，我抬起頭來看見他，總覺得有一種莊嚴興奮的感情。世界上也只有這樣小小的巾兒，纔能觸動這種不可抵抗的感覺！

夕陽到了地平了，霞光映進窗裏來，牆外隱隱的聽見跳躍笑語。膝上的一本畫，正看到很費解的一段，不禁抬頭凝想着。忽然看見小弟弟，自己呆呆的，坐在對面椅子上發怔。我便放下書，笑着問道：『你一個人，進來坐着作什麼？誰和你愜氣了？』他慢慢的挪了過來，倚着椅背兒，生着氣說：『二哥哥說我了……』我說：『他說你什麼了？』他說：『他不許我和武男玩，他說

我要和武男玩，人家就要笑話我；從前我和傑蒙玩，也是給他……他說傑蒙是德國人，我們同他們是什麼交戰國，他不許我理他，現在他又不許……」正說着二弟連忙從外面進來，哄着小弟弟說：『我勸你不要和武男玩，不是說你，是怕你叫同學們笑話。』小弟弟牽着二弟的手，低着頭說：『你平日也有朋友，怎麼人家都不笑話你？』二弟笑了，說：『我的朋友都是中國孩子，武男却是……小弟弟！你忘了上次我們聽的演說麼？學生要愛國！』小弟弟想了一會兒說：『他也愛我們的國，我們也愛他們的國，不是更好麼？各人愛各人的國，鬧的朋友都好不成！我們索性都不要國了，大家合攏來做一國，再連上傑蒙……』

二弟忽然從筆筒裏，拿出那一柄國旗來，放在小弟弟的手裏，凝視着他說，『小弟弟，你愛這國旗麼？』小弟弟低低的說。『我——我愛這國旗！』二弟說：『你還小呢，你只懂得愛朋友，不懂得愛國。也罷，現在你愛這國旗罷，不要再出去了！』小弟弟也不言語了，按過旗兒來，兩個弟兄牽着手兒，併着肩兒站着。

我看着他們，一聲兒不響，心中起了一種異樣的熱烈的感覺。

細碎的木屐聲音近了，一個白胖的小孩兒，露在外院的門邊，小頭兒點着，小手兒拿着小旗兒招着，二弟指給小弟弟看，說：『你看武男也拿着他們的旗兒呢，人家都懂得愛國！』小弟弟看着二弟，看了「會兒，也便搖着頭兒，招着旗兒。

一樣可愛的小臉兒，一樣漆黑的頭髮，一樣黯寂可憐的神兒！  
兩個孩子，隔着窗戶：揮着旗子，却都凝立不動。

我看着他們，一聲兒不響，心中另起了一種異樣偉大的感覺。  
國旗呵，你這一塊人造的小小的旗兒，竟能隔開了這兩個孩子天真的朋友的愛！

這小小的巾兒，百千萬面，帳幕般零零碎碎的隔開了世界上的，天真的，偉大的愛！人類呢，都蒙蔽在百千萬面的旗影裏，昏天黑地的得過那無同情，不互助的生活！

『小弟弟，你出去和你的朋友玩罷，國旗算什麼？』

兩個旗兒，併在一處，幻成了一種新的和平的標幟。兩個孩子拉着手，並着肩，向着晚霞邊的草場走去。

我拊着二弟的肩，目送着這兩個孩子，走入光影裏，還隱約聽見他們說，『我們索性都不要國了，大家合攏來，再連上傑蒙——』

二弟慢慢的回過頭來看着我說，『姊姊——大家合攏來……朋友的愛，是比國家的愛，更……我的話說錯了！』

書還在桌子上，剛纔凝想的那一段，又跳上眼簾來：

『因為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等那完全的來到，這有限的必歸於無有了！』

## 五 笑

雨聲漸漸的住了，窗簾後隱隱的透進清光來。推開窗戶一看，呀！涼雲散了，樹葉上的殘滴，映着月兒，好似螢光千點，閃閃爍爍的動着。——真沒想到苦雨孤燈之後，會有這麼一幅清美的圖畫！

憑窗站了一會兒，微微的覺得涼意侵人。轉過身來，忽然眼花繚亂，屋子裏的別的東西，都隱在光雲裏；一片幽輝，只浸着牆上畫中的安琪兒——這白衣的安琪兒，抱着花兒，揚着翅兒，向着我微微的笑。

「這笑容彷彿在那兒看見過似的，什麼時候，我曾……」我不知不覺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

嚴閉的心幕，慢慢的拉開了，湧出五年前的一個印象。——一條很長的古道。驢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溝裏的水，潺潺的流着。近村的綠樹，都籠在濕煙裏。弓兒似的新月，掛在樹梢。一邊走着，似乎道旁有一個孩子，抱着一堆潔白的東西，驢兒過去了，無意中回頭一看，——他抱着花兒，赤着腳兒，向着我微微的笑。

「這笑容又彷彿是那兒看見過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

又現出一重心幕來，也慢慢的拉開了，湧出十年前的一個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來。土階邊的水泡兒，泛來泛去的亂轉。門前的麥龍和葡萄架子，都濯得新黃嫩綠的非常鮮麗。——一會兒容易雨晴了，連忙走下坡兒去。迎頭看見月兒從海面上來了，猛然記得有件東西忘下了，站住了，回過頭來。這茅屋裏的老婦人——她倚着門兒，抱着花兒，向着我微微的笑。

這同樣微妙的神情，好似遊絲一般，飄飄漾漾的合了攏來，縈在一起。

這時心下光明澄靜，如登仙界，如歸故鄉。眼前浮現的三個笑容，一時融化在愛的調和裏看不分明了。

## 六 是誰斷送了你

怡萱今天起的很早，天色剛剛發亮，她就不想睡了；悄悄的下來，梳好了頭，喜喜歡歡的又把書包打開，將昨天叔叔替她買的書，一本一本的，從頭又看了一遍，又好好的包起來。這時燦爛的陽光，纔慢慢的升上，接着又聽見林媽在廚房裏，淘米的聲音。

她走到母親屋裏，母親正在前梳頭。父親却在一張棹子上寫心經，看見怡萱進來了便從玳瑁的眼鏡裏，深深的看她一眼，一面問道，「你都預備好了麼？」怡萱連忙應道，「預備好了。」她父親慢慢的擱下筆，摘下眼鏡說：「萱兒，你這次上學堂去，是你叔叔的意思。他說的一篇理由，我也不很明白，本來女孩兒家，那裏應當到外頭去念書？不過我們兩房裏，只有你這麼一個女兒，你叔叔素來又極喜歡你，我也不忍過拂他的意思。今天是頭一天上學，從今天起，你總要好好的去做，學問到不算一件事，一個姑娘只要會寫

信，會算賬，就足够了。最要緊的千萬不要學那些浮蕩的女學生們，高談一自由——解放——，以致道德墮落，名譽掃地，我眼裏實在看不慣這種輕狂樣兒！若是我的女兒，也……」怡萱一邊聽着，答應了幾十聲『是。』這時她母親梳完了頭，看見林媽已經把早飯開好，恐怕怡萱頭一天上學，要誤了時刻，便陪笑說，『你這話已經說了好幾回了，她也已經明白了，現在時候也不早，讓她吃飯去罷。』她父親聽見了，抬頭看一看鐘，使點頭道：『去罷。』怡萱纔慢慢退出去。

出到外間，急急忙忙的吃了半碗飯，便回到自己屋裏，拿了書包，叫林媽跟着，又到母親屋裏，陪笑說：『爹爹，媽媽，我上學去了。』她父親點一點頭，等到怡萱走到院子裏，又叫住，說道，『下午若是放學放的早，也須在學校裏候一候，等林媽來接，你再和他一同回來。』怡萱站住答應了，便和林媽去了。

到了學校，林媽帶她進去，自己便回來。怡萱坐在自己的座上，寂寂寞寞的，也沒有人來睬她。看同學們都三三兩兩的，在一塊兒談笑。她心裏覺得很惘惶，只自己打開書本看着。不一會兒，上堂鈴響了，先生進來，她們纔寂靜

了軍去。怡萱也便聚精凝神的去聽講。

過了一兩個月，同學們漸漸和她熟識了，又看她性情穩重，功課又好，都十分的敬愛她。她父親每次去學校裏，查問成績的時候，師長們都是十分誇獎。她父親很喜歡，不過沒有和怡萱說過，恐怕要長她的傲氣。

這天是星期，父親出門去了，怡萱自己在院子裏看書。林媽送進一封信來接過一看，是一封英文信，上面寫着自己的名字。心想許是英文教習寫來的，不過字跡不像，便拆開了。原來是一個男學生寫的，大意說屢次在道上遇見她，又聽得她的學問很好，自己很欽慕，等等的話，底下還註着通信的住址。信裏的英文字，都拚錯了，文法也顛倒錯亂。怡萱的英文程度，本也很淺，看了幾遍，好容易明白了，登時氣得雙臉紫漲，指尖冰冷，書也落到地下。怔了半天，把信夾在書裏，進到屋子裏去，坐在椅上發默。心想：「這封信倘若給父親接到，自己的前途難免就犧牲了。假如父親要再疑到我在外面，有什麼招搖，恐怕連性命都難保！這一次是萬幸了，以後若再有信來，怎麼好！他說是道上屢次遇見的，自己每天上學，却不理會有什麼形迹可疑的人。卽或知道是誰寫的，也沒有法子懲治，好容易叔叔千說萬說，纔開了求學之門，這一來

恐怕要……」她越想越氣，越想越怕，自己哭了半天，等到父親回來了，才連忙洗了臉，出來講了兩篇古文，又勉強吃了午飯。晚上便覺得頭昏腦熱起來，第二天早晨，她却依舊掙扎着去上學。

從這時起，她覺得非常的不安，一聽見郵差叩門，她的心便跳個不住。成天裏寡言少笑，母親很愁慮，說「你不必太用功了，求學的日子長着呢，先歇些日子再說！」她一面陪笑着，安慰她母親，一面自己却忍不住落下淚來。

過了十幾天，沒有動靜，她纔漸漸的寬慰下去，仍舊專心去做她的功課。這天放了學，林媽照例來接。道上她看林媽面色很遲疑，似乎有話要告訴；過了一會，才悄悄的說：「老爺今天不知道爲什麼生了大氣，拿着一封信，同太太吵了半天……」怡萱聽見「一封信」三個字，已經嚇呆了，也顧不得狂下再問，急忙的同林媽走回家去。

到了家，腿都軟了，幾乎走不上台階。進到母親屋裏，只見父親面色鐵青，坐在椅上，一語不發。母親泛白着臉，也怔着坐在一邊。她戰戰兢兢着上前叫爹媽，父親不理她，只抬頭看屋頂，母親說了句，「萱兒你……」眼淚便落了下來。怡萱喉頭哽塞，走到母親面前。父親兩手索索的抖，拿出一封信來，扔

在桌上，自己走了出去。

這時怡萱不禁哭了。母親含着淚，看了她半天，說：『你素來這樣的聰明沉靜，爲何現在却糊塗起來？也不想……』怡萱哭着問道，『媽媽這話從何說起？』母親指着棹上，說『你看那封信！』怡萱忙拿過來一看，却是一封恭楷的漢文信，上旁寫着：『蒙許締交，不勝感幸，星期日公園之遊，萬勿爽約。』怡萱看完了，扶着桌子，站了一會，身子便往後仰了。

一睜開眼睛，却臥在自己牀上，母親坐在一邊。怡萱哭着坐起來說：『媽媽！我的心，只有媽媽知道了！』母親也哭了，說：『過去的事，不必說了……都是你叔叔誤了你！』怡萱看她母親的臉色，又見父親不在屋裏，一時寬抑塞胸，忽然慘哭了幾聲，仍舊面壁臥下。

一個月以後，一個鬚髮半白的中年人，獨自站在一座新墳旁邊，徘徊憑弔，過了半天，只聽得他彈着淚說：『可憐的怡萱姪女呵，到底是誰斷送了你的！』

## 七 寄小讀者（通訊之一）

## 親愛的小朋友：

海濱歸來，又到了湖上。中間雖遊了些地方，但都如過眼雲煙。半年來的生活，如同緩流的水，無有聲響。又如同帶上銜勒的小馬，負重的，目不旁視的走向前途。童心再也不能喚醒，幾番提筆，都覺出了隱微的悲哀。這樣一次一次的消停，不覺又將五個月了！

小朋友！饒是如此，還有許多人勸我省了和小孩子通信之力，來寫些更重大，更建設的文字。我有何話可說，我愛小孩子。我寫兒童通訊的時節，我似乎看得見那天真純潔的對象。我行雲流水似的，不造作，不矜持，說我心中所要說的話。縱使這一切都是虛無呵，也容我年來感着勞頓的心靈，不時的有自由的寄託！

是夜夢見堆雪人，今晨想起要和你們通信。我夢見那個雪人，在我剛剛完工之後，她忽然蹣跚起舞。我待要追隨，霎時間雪花亂飛。我旁立掩目，似乎聽得小孩子清脆的聲音，在雲中說：「她走了——完了！」醒來看見半圓的冷月，從雲隙中窺人。葉上的餘雲，灑上窗台，沾着我的頭面。我惘然的憶起了一篇匆匆的舊稿。題目是讚美所見，沒有什麼意思，只是充一充篇幅，課忙思

澀，再寫信又不知是何日了！願你們安好！

冰心二，一，一九二五。娜安辭迎樓。

讚美所見

湖上晚晴，落霞豔極。與秀在湖旁並坐，談到我生平宗教的思想，完全從自然之美感中得來。不但山水，看見美人也不是例外！看見了全美的血肉之軀，往往使我肅然的讚歎造物。一樣的眼，肩，腰，在萬千形質中，偏她生得那般軟美！湖山千古依然，而佳人難再得。眼波櫻唇，瞬歸塵土。歸途中落葉蕭蕭，感歎無盡，忽然作此。

假如古人曾為全美的體模，

讚美造物，

我就願為你的容光膜拜。

你——

櫻唇上含蘊着天下的溫柔，  
眼波中凝聚着人間的智慧。

倘若是那夜我在星光中獨泛，

你羽衣蹁躚

飛到我的舟旁——

倘若是那晚我在楓林中獨步，

你神光離合

臨到我的身畔！

我只有合掌低頭，

不能驚歎，

因你本是個女神

本是個天人……

……

如今那堪你以神仙的丰姿，

寄托在一般的血肉之軀，

儼然的

和我對坐在銀燈之下！

我默然瞻仰，

隱然生慕，

慨然興嗟，

嗟乎 祭者！

我因你讚美了萬能的上帝，

嗟乎 祭者！

你引導我步步歸向於信仰的天家。

我默然瞻仰，

隱然生慕，

慨然興嗟，

嗟乎 祭者！

你只須轉那雙深澈智慧的眼光下望，

看蕭蕭落葉遍天涯，

明年春至，

還有新綠在故枝上萌芽。

嗟乎 禁着！

青春過了，

你知道你不如他！

.....

櫻唇眼波 終是夢痕，

溫柔智慧中 願你永存，

阿們！

## 八 愛的實現

詩人靜伯到這裏來消夏，已經是好幾次了。這起伏不斷的遠山，和澄藍的

海水，是最幽雅不過的。他每年夏日帶了一年積蓄的資料來，在此完成他的傑作。

現在他所要開始著作的一篇長文，題目是愛的實現。他每日早起，坐在藤籬垂拂的廊子上，握着筆，伸着紙。濃陰之下，不時的有嗡嗡的蜜蜂，和花瓣，落到紙上，他從沉思裏微笑着用筆尖挑開去。矮牆外起伏不定的漾着微波。驕陽下的蟬聲，一陣陣的叫着。這些聲音，都緩緩的引出他的思潮，催他慢慢的往下寫。

沙地上索索的脚步聲音，無意中使他抬起頭來。只見矮牆邊一堆濃黑的頭髮，繫着粉紅色的綰結兒，走着跳着就過去了。後面跟着的却只聽見笑聲，看不見人影。

他又低下頭，去寫他的字，筆尖兒移動得很快。他似乎覺得思想加倍的活潑，文字也加倍的有力，能以表現出自己心裏無限的愛的意思。

一段寫完了，還只管沉默的微笑着想。——海波中，微風裏，漾着隱現的濃黑的髮兒，歡笑的人影。

金色的夕陽。照得山頭一片的深紫，沙上却仍蓋着矗立的山影。潮水下去

了，石子還是潤明的。詩人從屋裏出來，拂了拂桌子，又要做他下午的功課。笑聲又來了，詩人拿着筆站了起來。牆外走着兩個孩子，那女孩子挽着他弟弟的頭兒，兩個人的頭髮和腮頰，一般的濃黑緋紅，笑窩兒也一般的深淺。脚步細碎的走着。走得遠了，還看得見那女孩子雪白的臂兒，和他弟弟背在頭後的帽子，從白石道上斜刺裏穿到樹蔭中去了。

詩人又坐下，很輕快的寫下去，他寫了一段筆歌墨舞的愛的實現。

晚風裏，天色模糊了。詩人捲起紙來，走下廊去，站在牆兒外。沙上還留着餘熱。石道盡處的樹蔭中，似乎還隱現着雪白的臂兒和飄揚的帽帶。

他天天清早和黃昏，必要看見這兩個孩子。他們走到這裏，也不停留，只跳着走着的過去。詩人也不叫喚他，只寂默的望着他們，來了，過去了，再低下頭去，蘊含着無限的活潑歡欣，去寫他的愛的實現。

時候將到了，他就不知不覺的傾耳等候那細碎的足音，活潑的笑聲。從偶然到了願望——熱烈的願望。

四五天過去了，他覺得若沒有這兩個孩子，他的文思便遲滯了，有時竟寫不下去。

他們是海潮般的進退。有恆的，按時的，在他們不知不覺之中，指引了這作家的思路。

這篇著作要脫稿了，只剩下末尾的一段收束。

早晨是微陰的天，陽光從雲隙裏漏將出來。他今天不想寫了，只坐在廊下休息。漸漸的天又開了。兩個孩子舉着傘，從牆外過去。

傍晚忽然黑雲堆積起來，風起了。一閃一閃的電光，穿透濃雲。接着雷聲隆隆的在空中鼓盪。海波兒小山般彼此推擁着，白沫幾乎侵到闌邊來。他便進到屋裏去，關上門，捻亮了燈。無聊中打開了稿紙，從頭看了看，便坐下，要在今晚完成這篇愛的實現。——剎那間，忽然想起了那兩個活潑玲瓏的孩子。

他站起來了，皺着肩在屋裏走來走去。又扶着椅背站着，「早晨他們是過去了，難道這風雨的晚上，還看得見他們回來麼？他們和愛的實現有什麼……難道終竟寫不下去？」他轉過去，果決的坐下，伸好了紙，拿起筆來——他只  
用筆微微的敲着墨盒出神。

窗外的雨聲，越發的大了。簷上好似走馬一般，雨珠兒繁雜的打着窗上的玻璃，風吹着濕透的樹枝兒，帶着密葉，橫掃廊外的欄杆，簌簌亂響。他遲疑

着看一看錶，時候還沒有到，他覺得似乎還有一線的希望。便站起來，披上了雨衣，開了門，走將出去。

雨點迎面打來，風腳迎面吹來，門也關不上了。他低下頭，便走入風雨裏，濕軟的泥濘，沒過了他的脚面，他一直走去，靠着牆兒站着。從沉黑中望着他們的去路。風是冷的，雨的涼的，然而他心中熱烈的願望，竟能抵抗一切，使他堅凝的立在風雨之下。

一匝的大雨過去了，樹兒也穩定了。那電光還不住的在漆黑的天空中，畫出光明的符咒，一閃一閃的映得樹葉兒下新綠照眼。——忽然聽得後面笑聲來了，回過頭來，電光裏，矮矮的一團黑影，轉過牆隅來。再看時又隱過去了。他依舊背着風站着。

第二匝大雨來了，海波濛濛，他手足淋得冰冷，不能再等候了，只得繞進牆兒，跳上臺階來，拭乾了臉上的水珠兒。——只見自己的門開着，門外張着一把濕透的傘。

往裏看時，燈光之下，書桌對面的搖椅上，睡着兩個夢裏微笑的孩子。女孩兒雪白的左臂，垂在椅外，右臂却作了弟弟的枕頭。散拂的髮兒，也罩在

弟的臉上，綾花已經落在椅邊。她弟弟斜靠着她的肩，短衣下露出肥白的小腿。在這驚風暴雨的聲中，安穩的睡着。屋裏一切如故。只是桌上那一捲稿紙，却被風吹得散亂着落在地下。

他迷惘失神裏，一聲兒不響。脫下了雨衣，擦了擦鞋，躡着腳走進來。拾起地上的稿紙，捲着握在手裏，背着臂兒，凝注着這兩個夢裏微笑的孩子。

這時他思潮重復奔湧，略不遲疑的回到桌上，檢出最後的那一張紙來，筆不停揮的寫下去。

雨聲又漸漸的住了，燈影下兩個孩子欠伸着醒了過來。滿屋的書，一個寫字的人，怎麼到這裏來了？避着雨怎樣就睡着了？惺忪的星眼對看着。怔了一會，慢慢的下了椅子，走出門外。拿起傘來從滴瀝的雨聲中，并肩走了。

外邊却是泥濘黑暗，涼風逼人。——詩人看着他們自來自去，却依舊一聲兒不響。只無意識的在已經完成的稿子後面，縱橫着寫了無數的愛的實現。

## 九 鳥獸不可與同羣

女伴都笑第玲是個傻子。而她並沒有傻子的頭腦，她的話有的我很喜歡。

她說，『和人談話真拘束，不如同小鳥小貓去談。他們不擾亂你，而且溫柔的靜默的聽你說。』

我常常看見她坐在櫻花下，對着小鳥，自說自笑，有時坐在廊下，撫着小貓，半天不動。這種行徑，我並不覺得討厭。也許就是因此，女伴才贈她以僕子的徽號，也未可知。

和人談話未必真拘束，但如同生人，大人先生等等，正襟危坐的談起來，却真不能說是樂事。十年來正襟危坐談話的時候，一天比一天的多。我雖也做慣了，但偶有機會，我仍想釋放我自己；這半年我就也常常做傻子了！

第一樂事，就是拔草喂馬。看着這龐然大物，溫馴的磨動他的鬆軟的大口，和齊整的大牙，在你手中喫嚼青草的時候，你覺得牠有說不盡的嫵媚。

每日山後牛棚，拉着滿車的牛乳罐的那匹斑白大馬，我每日喂牠。乳車停住了，駕車人往廚房裏搬運牛乳。我便慢慢的過去。在我跪伏在櫻花底下，拔那十樣綿的葉子的時候，他便側轉那狹長而良善的臉來看我，表示他的歡迎與等待。我們漸漸熟識了。遠遠的看見我，牠便抬起頭來。我相信我離開之後，牠雖不會說話，牠必每日的懷念我。

還有就是小狗了。那雙橙色的，在和我生分的時候，曾經嚇過我。那一天雪中遊山，出其不意在山頂遇見他。牠追着我狂吠不止，我嚇得走不動。牠看我嚇怔了，才住了吠，得了勝利似的，垂尾下山而去。我看牠走了，一口氣跑了回來。三夜沒有睡好，心脈每分鐘跳到一百十五下。

女伴告訴我，牠是最可愛的狗，從來不咬人的。以後再遇見牠，我先呼喚牠的名字，牠竟搖尾走了過來。自後每次我遊山，牠總是前前後後的跟着走。山林中雪深的時候。光景很冷靜。他總算助了我不少的膽子。

此外還有一隻小黑狗，尤其跳盪可愛。一隻小白狗，也很馴良。

我從來不十分愛貓。因為小貓很帶狡猾的樣子，又喜歡抓人。醫院中有一隻小黑貓；在我進院的第二天早起剛開了門，她已從門隙塞進來，一躍到我床上，悄悄的便伏在我的懷前，眼睛慢慢的閉上，很安穩的便要睡着。我最怕小貓睡時呼呼的聲音！我想推她，又怕她抓我。那幾天我心裏又難過，因此愈加焦燥。幸而看護婦不久便進來！我皺眉叫她抱出這小貓去。

以後我漸漸的也愛她了。她並不抓人。當她仰臥在草地上，用前面兩隻小爪，撥弄着玫瑰花葉，自驚自跳的時候，我覺得她充滿了活潑和歡悅。

小鳥是怎樣的玲瓏嬌小呵！在北京城裏，我只看見老鴉和麻雀。有時也看見啄木鳥。在此却是雪未化盡，鳥兒已成羣的來了。最先的便是青鳥。西方人以青鳥爲快樂的象徵，我看最恰當不過。因爲青鳥的鳴聲中，婉轉的報着春的消息。

知更雀的紅胸，在雪地上，草地上站着，都極其鮮明。小蜂雀更小到無可苗條。從花梢飛過的時候，竟要比花還小。我在山亭中有時抬頭瞥見，只屏息靜立，連眼珠都不敢動。我似乎恐怕將這弱不禁風的小仙子驚走了。

此外還有許多毛羽鮮麗的小鳥，我因找不出他們的中國名字，只得闕疑。早起朝日未出，已滿山滿谷的起了輕美的歌聲。在朦朧的曉風之中，欹枕傾聽，使人心魂俱靜。春是鳥的世界，『以鳥鳴春，』和『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這兩句話，我如今澈底的領略過了！

我們幕天席地的生涯之中，和小鳥最相親愛。玫瑰和丁香叢中更有青鳥和知更雀的巢，那巢都是築得極底，一伸手便可觸到，我常常去探望小鳥的家庭，而我却從不做偷卵捉雛等等，破壞他們家庭幸福的事。我想到我自己不過是暫時雜家，我的母親和父親已這樣的牽掛。假如我被人捉去，關在籠裏，

永遠不得回來呢，我的父親母親豈不心碎？我愛自己，也愛雛鳥，我愛我的雙親，我也愛雛鳥的雙親！

而且是怎樣有趣的事，你看小鳥破殼出來，很黃的小口，毛羽也很稀疏，覺得很醜。牠們又極其貪吃，終日張口在巢裏啾啾的叫，累得牠母親飛去飛回的忙碌。漸漸的長大了，牠母親領牠們飛到地上。牠們的毛羽很蓬鬆，兩隻小腿蹣跚的走，看去比牠們的母親還肥大。牠們很傻的樣子，茫然的只跟着母親亂跳。母親偶然啄得了一條小蟲，牠們便紛然的過去，啾啾的爭着吃。早起母親教給牠們唱歌，母親的聲音極婉轉，牠們的聲音，却很憨澀。這幾天來，牠們已完全的會飛了，會唱了，也知道自己覓食，不再累牠們的母親了。前天我去探望牠們時，這些雛鳥已不在巢裏，牠們已築起新的巢了，在離牠們的父母的巢不遠的枝上。牠們常常來看牠們的父母的？

還有蟲兒也是可愛的。藕合色的小蝴蝶；背着圓殼的蝸牛；嗡嗡的蜜蜂；甚至於水裏每夜亂唱的青蛙；在花叢中閃爍的螢蟲；都是極溫柔，極其孩氣的。你若愛牠，牠也愛你們。因為牠們喜愛小孩子。大人們太忙，沒有工夫和牠們玩。

## 十 離家的一年

他和他的姊姊對坐在石階上。小姊姊只低着頭織絨襪子。他左手握着絨球，右手抽着線兒，呆呆的坐着。戀家惜別的心緒，也和這絨線般，牽挽不斷的抽出來，又深深密密的織入這襪子裏。

十三歲的年紀，就要離家遠去，自然是要難受的。然而他是個要強的孩子，抵死也不肯說戀家不去的話。只因他不肯說出，他的眼淚只往心裏流，加倍的刺傷他的心。

當他去投考大學附中的時候，他父親不過是帶他去試一試罷了，想不到竟取上，名次又列得很高，他自己非常的喜歡。母親說他太小。取上也罷了，不去也使得；離家太遠了，自己也難受，家裏也不放心。父親也是這麼說。他自己却堅執要去，說男兒志在四方，豈可坐失機會！他小姊姊也說是去好。兩個小孩子，一吹一唱，高興的了不得。他父親和朋友們談起，他們都着實誇獎他；又說那大學的進學考，限制的很嚴，難得取上了，不去很可惜。——商量

的結果，還是定了要去。

他母親忙着替他收拾這個，預備那個。小姊姊也不和他打架了，成日裏兩個人廝守着，又將自己最愛的一管自來水筆，也送給他——他們爲這一管筆曾拌了一回嘴，至終被他小姊姊得去了，現在又無條件的送給他，他倒覺得不好意思。

——小姊姊只比他大一歲，所以在他們的稱呼上，都加上個「小」字。——雜着動身的日子，只有三天了。他漸漸的覺得難受起來，小姊姊也是如此，只是他們都不說出。小姊姊要替他織一雙絨襪子，織了三天纔成了一隻。這時父親和一位年輕的朋友，從外院進來。小姊姊只管低着頭，他也裝做沒有看見。等他們一齊進入客室，小姊姊和他同時抬起頭來，笑了一笑。

父親在客室裏喚他。他連忙放下線球，走了進去。父親說：『這是大學教授周先生，後天你便跟他一塊兒走，周先生好照應你。』他便鞠了一躬。周先生看着他，和他談幾句話。他站了一會，搭越着又走出來。

小姊姊悄聲問『叫你進去作甚麼？』他說：『叫我去見周先生，後天和他一塊去』小姊姊說：『是大學的周先生麼？他的夫人我認得，是個很好看……』父親同客人又出來了。他便站起來。小姊姊只得也鞠了一躬。

吃飯的時候，母親笑着說：『你要走了，叫你父親帶你和小姊姊出去玩一玩罷。』他搖一搖頭說：『我不去，只在家裏便好，出去又煩得慌。』小姊姊說：『我那襪子還沒有織完呢。』父親說：『等你織完，他也畢業回來了。』母親不覺笑起來。

他在家裏也忙了兩天。有些東西，小姊姊一定要他帶去玩，他一定要留在家裏。母親看了笑說：『有現在的相讓，當初又何苦爲這些東西生氣？』他們都笑着，一面只管忙忙的，丟下這個，拾起那個。』

這一天晚上，母親叫他到屋裏去，打開箱子叫他看，說：『這邊是夾衣服，這邊是棉衣服，天氣一冷，千萬記着換上；這底下是被單……』他只管點頭答應着。父親站在一邊笑着說：『你不必吩咐，他那裏記得這許多。橫豎冷了，也一般的知道穿。』這時小姊姊從自己屋裏進來，說：『好容易趕完這雙襪子了，放在這邊角裏，你可記着。』放下了襪子，又說：『這是信封，都貼上郵票了。』他接過來說：『我已有了不少的信封了，做什麼又給我？』一看那十二個封面上都已寫好了，都是他小姊姊的名字，他隨手也放入箱子裏。

僕人進來，將幾件行李都細好了。母親和父親又囑咐他好些話。他這時真

是傷心了，幾乎撐不住，心想不如小姊姊也和我打架，家裏的人都不理我，我去倒覺得無有牽掛，這樣真是太叫人難受。父親看出來了。便說：『你們早去睡覺罷，明天早車是七點鐘的，還要早起呢。』母親說：『可不是還得先到周先生那裏！李媽，叫他們明天早飯早一點開。』李媽答應着。他和小姊姊便出來了。

兩個人又坐在台階上，小姊姊說：『你到那裏就寫信回來，年假是什麼時候的，也早幾天告訴我。』屋內的燈光，從竹簾子裏射將出來，人影在地。小貓從廊下慢慢的走入他懷裏。他一面撫着小貓，一面說：『我走了，你可寂寞了。』小姊姊說：『我還有幾天，也就上學了，不過放學回來，也是……』這時母親在屋裏又一連疊聲，催他去睡。他放下小貓站了起來，小姊姊也自回屋裏去了。

他走入屋裏，桌上都空了，開了燈坐了一會，心裏只亂亂的。躡着脚又走出來，院中無人，對面小姊姊屋裏，燈已經滅了。走了幾轉，又進去臥下。心裏猜想到校後情形如何？功課怎樣？同學多少？想了半天，正朦朧欲睡；忽聽得外面叫門，又聽見隔壁黃家開門了。他重行臥下，睡魔又走了，翻來覆去，

以後不知什麼時候睡着。

第二天五點鐘，他就醒了，開了門放進小貓來，在地下玩了一會。聽見李媽在院子裏和母親說話，就走進母親屋裏，坐在一邊，看着母親梳頭，心中萬分難過，似乎盼望母親留他不去纔好。母親抬頭看見，問道：『怎麼樣？你怎麼起的這麼早？』這時候他萬禁不住了，便掏出手絹兒握着臉，嗚咽着哭了起來。母親看着他也不言語。一會兒李媽進來，他連忙伏在桌上，不作一聲。

早飯開來了，他也吃不下去，胡亂用了一點，看時辰鐘已經六點，自己穿起長衣，僕人進來將行李搬出去。母親交給他幾張票子，說：『打車票的錢在裏面，交給周先生罷。其餘的留着在車上買點心吃，你今早沒有吃飽。別的錢父親都交給周先生了，他自然會給你的。』他含着淚點一點頭。一會兒車來了；母親說：『走罷，父親還沒有起來，不必告辭了。』他便走下台階。母親站在廊上喚道：『小姊姊呢？小弟弟要走了！』小姊姊在屋裏應了一聲，他便到小姊姊門口，低低的叩道：『小姊姊，我可以進來麼？』門開了，牀上衾枕還散亂着，小姊姊穿着睡衣，站在鏡檯前，攏着頭髮。回頭看見他，便道：『你要走了麼？』他又點一點頭，回身便走。小姊姊也不再言語。只有李媽送到門

口，僕人就和他一同上車。

街上行人熙熙的來往，他想他們也有的是和我一般的雜家遠去麼？他心裏只亂亂的，不住的擦着眼淚。

車停在一所洋樓的門口，許多的行李堆在階邊。幾個同學在階上，周先生也在中間，看見他來了，便笑道：『你來正好，和他們一塊兒走罷；我還有些事未了，打算晚車去呢！』他不覺爲難起來，半天沒有言語。周先生看他躊躇，便道：『你要是喜歡和我一同走時，行李先放在這裏，你下午四點再來罷。』他又喜歡了，連忙點頭說好。看着行李搬下去，便又坐上車和僕人一同回來。

他覺得滿街的太陽，牆上貼着許多的花花綠綠的廣告，來時竟沒有看見。

到了家，跳下車來，跑了進去。李媽在院子裏，先看見了，驚道：『少爺怎麼又回來了？』他笑着點一點頭，也不答話。走進上房，見過了父母，說明了；便問：『小姊妹呢？』母親笑道：『你走了以後，她也沒有吃飯，就到黃家去了。』他便回身出來，走到黃家門口，小姊妹和兩個孩子正在院子裏玩。抬頭看見他，連忙走出來。他笑說：『我不去了。』小姊妹看着他道：『胡

說，你騙我呢！」他說：「下午纔走，我們先回家玩去。」說話之間，他看見小姊姊的眼圈邊，餘紅未退。

一邊玩着，他兀自提心弔膽的，果然至終捱不過下午四點，還是一走。小姊姊送到門口，看見他在車上哭了。

這回真上車了。周先生攜着他的手，擠了上去，找個坐位，叫他坐下。自己却又走下月台去，和朋友說話，一直到車慢慢開動，纔走上來。他只背着臉，憑窗站着，想着父親母親，想着小姊姊——有許多事叫他非常的後悔；就是從前因為自來水筆打架，兩個人都哭了；還有為爭着看一本少年叢書，至終小姊姊擲過給他，他氣忿忿的拿起自己走了。他自恨當初為什麼和可愛的小姊姊，這樣的過不去！想起一陣一陣的傷心。

周先生叫他坐下，和他說些閒話。他只低着頭，恐怕人家看見他的眼淚。一會兒車上的燈亮了，他們一起吃過點心。他漸漸的注意到車上別的坐客；周先生又把報紙遞給他，他看着「小說」和「趣聞」很覺得有味，以後眼睛疲倦，漸漸睡着。

嘈雜的聲音，將他攪醒了，車走的很慢，燈已經滅了，窗外的曉風，吹面

生寒。他坐好了，拾起地上的報紙。周先生從那邊走過來，笑着向他說，『到了，我們下車罷。』

矮矮的長牆，圍着廣大的草場。幾處很偉大的學校建築，矗立在喜微的晨光裏，使他振起精神來。穿過了草場，周先生走進「庶務處」，一會兒出來說：『你的宿舍定在東樓十五號，和這個堂役先去罷，我一會兒就來。』他答應了；曲曲灣灣的又上了東樓。

屋裏已有兩個同學，正在盥洗。看見他來了，知道住在這屋裏的新同學，似乎驚奇他很小，便都走攏來招呼他，又叫堂役搬進行李，他一看門後貼着一張紙，三個名字，是王紀新，唐敬，最後的便是他。

那個大的同學說：『小唐，你先帶他吃早飯去罷，這屋裏的事，你不用管了。』小唐便和他出來，一邊走着，一邊問他是那裏人？從前在什麼學校念書？現在入的是那一班？他一一都說了。他覺得小唐極有趣，只有十五六歲光景；前髮覆額，戴着眼鏡，走路永遠是跳着。

進了食堂，他便坐在小唐的桌上。好些的同學都注意他，有的便過來和他說話。

飯後回到屋裏，周先生也來了。看着他收拾清楚了；又說：『我的家就在學校後面，從右數第五座樓上，你若去時，叫唐敬帶你去。』說着就走了。

這時那兩個同學都不在屋裏，他獨自在窗前站着，看見許多同學在操場裏踢球；小唐穿着運動的衣服，也在內中奔走。他又回來，開了小箱子，看見那些信封和襪子，猛然憶起小姊姊來，不覺退臥在牀上，拿枕頭蓋上臉，暗暗垂淚。

鐘聲響着，王紀新進來了，他裝做睡着，紀新叫起他來，說：『開學式要舉行了，到禮堂去罷。』他站了起來；紀新端詳了他的臉，却也沒說什麼。

他坐在第一排椅子上，和他聯坐的都是些小的同學，却沒有比他還小的。

——校長的訓詞，他聽得不甚清楚，只抬頭看着牆上的照片。

回來他便寫信，寫了四張紙，用了許多『嗚呼噫嘻』的字眼，寫完了，自己送在信箱裏。

午後小唐帶他到「庶務處」去買書，又替他介紹了幾個小朋友。有一個叫徐真的，帶着許多玩具，幾個小朋友便玩起來，惹得許多大學生都圍着看。

晚上他又難受起來，臥下也睡不着，翻來覆去的，滿屋漆黑。想想這個，

想想那個，枕頭都濕了。自己後悔爲何竟然來了，在這裏多麼孤苦！半夜裏流淚，母親也不知道。想到這裏，不禁哭起來。小唐驚醒了，朦朧中勸慰他幾句。

第二天便上課了，下了堂便拿起書來念。心中雖難過，却仍爲分些心，還覺得好些。周先生又來叫他，小唐勸他去走走，他怕羞不去。

又一天在食堂裏，接到了一封信，是他父親寫的封面，連忙拆開，父親一張紙，只說些安慰勸勉的話，小姊姊也有一張，上面寫：

『最親愛的小弟弟：

你走了以後，我真是難受，真是太難受。吃晚飯時只有父親母親和我三個人。晚上我也睡不着，想你在火車上也必是睡不着。今天接到了你的信，我忍不住哭了，——沒有大哭——母親也很難過。

有許多的事，要告訴你：你的小貓不見了，我想是黃家那幾個弟弟抱走了。你記得從前他們的小鷄丟了的時候，不是賴我們的小貓吃了麼？

我也不敢問他們，恐怕母親要說。李媽說他們家的老貓，又要生小貓了，再抱一個給我們，我想這一次要一個小黑貓，你看怎樣？

我明天上學了，到也有個着落，省得在家裏，又悶得慌，又難受。

你在學校裏，要自己小心，也要用心功課，也不要和朋友打架——我知道你不會和人打架，除了跟我。

你看見周夫人時，替我問她好。

#### 愛你的小姊姊

母親吩咐你說，天氣冷，要多穿衣服。身上要潔淨，要常洗澡，又及他看了很喜歡，摺起來放在袋裏。徐真問：『是誰給你的信？』他說：

『是我的小……是我的姊姊。』

他立刻回到屋裏，寫了一封回信。

一天一天的過去，漸漸的熟了，朋友也認識的多了，功課又忙，便不十分想家。

秋節的時候，周先生叫他去過節。王紀新勉強把他送到周先生門口，按了鈴，自己跑了。他只得進去。

好清雅的院子——周先生和夫人一同站在廊子上，他連忙鞠了躬。談了幾句話，周夫人便請他到屋裏去。

壁爐上立着兩個銅盤，桌上白花的檯布，當中擺着一瓶的菊花，他四下裏看着。周夫人端過果點來，就坐下和他談話，問他：「想家不想？」他笑着搖一搖頭。周夫人又問：「你母親好麼？你有幾個弟兄？」他說：「我母親好。我只有一个姊姊，她也認得……」周夫人想了一想道：「你姊姊是不是意華？」他連忙說是。周夫人笑道：「是了，她是我的學生，怪道剛看見你時，覺得有些眼熟，好像是在那裏見過似的，你們倒是像得很。」他只笑着。

周先生只在廊外看報。周夫人一邊走來走去做些事，一邊和他閒談。他覺得她服裝很瀟灑，風采也很動人。

明月當空，他們三個人在廊子上一同吃着飯，很快樂的。飯後坐了一會，他恐怕學校關門，便告辭了，踏着月色回去。

同學們都在樓下玩月。小唐拉他坐下，遞給他一塊月餅，笑說：「叫你不去，去了就這麼晚回來，我們都在這裏，只短你了。」他說：「我本想去，就來，周先生一定要留我過節。」又玩了一會，便各自回屋去。他臥下的時候，還不住的想着日間的事。

他在學校，功課成績很好，得了一張獎狀。他十分得意，寄回家去；父親

來信很誇獎他一番。

年假到了，却因為特別的緣由，只放三天。同學們勸他不回去，他只是游移不決。至終母親來信說若沒有伴，天氣又冷，不回來也好。三天的假，還不彀來回走的。他纔死了心，不回去了。

三十晚上，幾個小朋友，在徐真屋裏，買些糕點，吃年夜飯，談談笑笑，大樂了一陣，十點多鐘纔回屋去。

燈下王紀新遞給他一封信，是小姊姊寫的：

『小弟弟：

聽說你新年不回來，失意得很。你們學校真特別，新年為何只放三天！

這裏下了很大的雪，我獨自做了幾個雪人，立在院子裏。那天父親夜裏回來，以為是賊，嚇了一跳。

我和同學們製了許多燈謎。我猜着很多，得了許多獎品。有一個謎，我猜不着，請你研究研究。

『斜竿上，掛件衣。可惜沾點土，還說日頭低 字一』

他看完了，覺得十分有趣，便立刻坐下寫封信：

『小姊姊：

信收到了，今晚是三十晚上，想我寫信的時候，你們正在吃年夜飯。

嗚呼！

「每逢佳節倍思親！」

這裏雪也很大，我們只打雪戰，沒有做雪人。

你那謎我猜不着，我想明天叫同學們猜猜……」

寫到這裏，他沉吟了一會，想寫些笑話。忽然想着一件事便笑着往下寫。

『我們的國文先生，有一天給我們講到「杜威論思想」，他說：「杜威論思想，這思想不是你們小孩子胡思亂想的思想；也不是戲臺上唱的思想起來，好不傷慘人」的思想。這是……」他說了半天，也沒有說出到底是什麼思想來，那神氣還非常的……』

這時小唐推門進來，看見王紀新已經睡下，他自己在燈下又笑又寫。便也笑道：『小人兒，你自己笑什麼？』他擡起頭來笑了，將信遞了過來，兩個人

『小姊姊』

又笑了。一陣。他便擱下未寫完的信，將那謎對小唐念了。小唐也想了半天。正說着話，王紀新醒了。說：『天不早了，你們睡罷，明天早起，我帶你們玩去。』他臥下剛要睡着，小唐在自己牀上，悄悄喚道：『小人兒，那字我猜着了，一定是「褚」字。』他一想果然有理，恐怕紀新又說，只答應了一聲，便不再言語了。

這些日子，他運動過度，玩足球傷了踝骨，臥了幾天，心裏很不好過。月考時，又和一個平日很欺負他的同學聯坐。這同學強迫他將答案給他看，他又怕先生看見。又不敢不依他，心中又氣又急，考完了，回到屋子，自己哭了一場。小唐和王紀新都替他抱不平，要去和這個同學理論。他恐怕這同學以後要拿他洩憤，反夾及他們，不叫他們去。小唐又教他去告訴先生，他也不肯。過兩天再考時，進到課堂，座位竟都換了。他暗暗喜歡，又覺得希奇。事後小唐悄悄的告訴他，是王紀新私下和先生說的；紀新是大學最高級生，又和這位先生同過學，說話有些效力。

第一月考行過，春天便到了，他心中充滿了歡悅。一天一天的過去，花也開了，草也青了，離家也近了。

這一學期裏，他又添了兩件課外的事，就是從幾個大學生那裏學習音樂，如吹簫彈琴之類，他一學便會，衆人都稱贊他聰明，「音樂會」裏也有他的份。還有便是和小唐，徐真幾個小朋友，組織一個「童子足球隊」，常常要求着大學生，和他們比賽。

他自己覺得精神很活潑，體格也增長，又習練了些辦事的才能；心中一喜歡，頻頻問着同學，他比初來時高了多少。

季考近了，他又忙又樂，便寫信回家報告放學的日期。

考完了，還有三天行畢業式，中間的日子，只是話別了。他和小唐因爲王紀新今年畢業，便一塊兒請他吃了一頓飯，又合照一張相片。同時徐真又請他和幾個小朋友照了一張。

王紀新恰好同他一路，因爲有事，打算早走。他自然是贊成的。便忙着收拾東西，一面報知了學監，便一同上周先生家裏去。

周先生和紀新在院子裏說話，他便走上廊子去。周夫人站在門口，讓他進來。一面笑問，「考完了麼？」他說，「考完了，打算明天就走，特意來告辭。」周夫人道，「不是還有兩天麼？」他說，「因爲要和一位同學一路走，所以早

些。」周夫人道：「你到家時，替我問你母親好。還有你姊姊前些日子來了一封信，我因為病着，好久沒有回覆，也替我說一聲。」他答應着，看周夫人時，果然清減了許多。

這時聽得王紀新在外頭叫他，他對周夫人鞠了一躬，便連忙走出來，周先生看着他笑，說：「你長了許多，也比從前健壯了。你父親看見，不定怎樣的歡喜呢！」他低頭笑着——暮色裏，走出幾步，回頭看見周先生還站在門口。

明天早晨，小唐和幾個小朋友又有紀新的同班，都來送他們上車。彼此寫下住址來，約着通信。車開了，他和紀新站在窗裏，和月台上的同學，互揚着手巾，都覺得也有一番傷離惜別的情緒。只有小唐在月台上笑着跳着，跟着火車跑，直到火車出了柵欄，纔轉回身去。

他凝望了半天，回頭坐下，一道上和紀新說說笑笑，倒也一點不寂寞。

天色漸近黃昏，火車只管前進。遙遙的已經望見對面車站上的燈光，閃閃爍爍的如同繁星一般。紀新說：「快到了，你家裏有人來接你麼？」他看着前面，已經喜歡得不知怎麼好了！忽聽紀新問他，便說：「我想沒有罷，因我告訴我家裏是後天走。」紀新便道：「不要緊的，我送你到家。」他連忙說：

『不必了，我認得道。』

車停了，一齊走出車站。紀新替他雇了車，看着行李載上了，便和他握手說：『我不上學校去了，我們以後家裏見罷。』他聽着忽然覺得難過，也說不出話來。

到家了，進了外院。月影下，樹葉蕭蕭。看見小姊姊穿着一身雪白的衣裳，背着臉站着，右手扶在花架上；看着地下兩個孩子捧沙玩土，那兩個孩子看不真切，彷彿是黃家兩個小弟兄。他心中一喜，疾忙低頭走入內院去。小姊姊也沒有看見。走到門邊。碰見李媽，正要說話，他連忙搖手不對言語。

他父親和母親正吃着晚飯，看見他進來，都驚喜道：『你怎麼今天就回來了？』他笑着說：『因為有伴，所以考完就走。』母親十分歡喜，一面叫僕人去付了車錢，搬進行李。

父親問：『你看見小姊姊了麼？她先吃完了飯，在外院和孩子們玩呢。』他笑說：『看見了，她沒有看見我。』這時小姊姊已走到院子裏；他連忙迎了出去，對着小姊姊笑着行了一個舉手禮。小姊姊笑說：『這會子你不哭了。你記得去年那晚上，我們坐在台階上。說着話兒，你眼淚汪汪的，還假充好男兒』

呢！」他不好意思的笑了一笑，

## 十一 寄小讀者（通訊之一）

小朋友？

雜青山已將十日了，過了這些天湖海的生涯，但與青山別離之情，不容不告訴你。

美國的佳節，被我在病院中過盡了！七月四號的國慶日，我還想在山中來過，山中自然沒有什麼，只兒童院中的小朋友，於黃昏時節，曾插着紅藍白三色的花，戴着彩色的紙帽子，舉着國旗，整隊出到山上遊行，口裏唱着國歌。從我們樓前走過的時候，我們曾鼓掌歡迎他們。

那夜大家都在我樓上話別，只是黯然中的歡笑。——睡下的時候，我忽然覺得上下的衾單上滿了石子似的多刺的東西。拿出一看，却是無數新生的松子。幸而針刺還軟，未曾傷我，我不覺失笑。我們平時，戲弄慣了，在我行前之末一夜，她們自然要儘量的使一下促狹。

大家笑着都奔散了。我已覺倦，也不追逐她們，只笑着將松子紛紛的都擦

在地下。衾枕上有了松枝的香氣！怪不得她們促我早歇，原來還有這一齣喜劇！我臥下，只不會睡。看着沙穰村中噴起一叢一叢的烟火，紅光燭天。今天可聽見鞭砲了，我爲之怡然。

第二天早起，天氣微陰。我絕早起來，悄然的在山中周行。每一顆樹，每一叢花，每一個地方，有我埋存手澤之處，都予以極誠懇愛憐之一瞥。山亭及小橋流水之側，和萬松參天的林中，我曾在此流過鄉愁之淚，曾在此有清晨之默坐與誦讀，有夫人履——(Lady Shipor)和露之採擷，曾經在此寫過文字與書函。沙穰在我，只覺得瀰漫了閒散天真的空氣。

黃昏時之一走，又賺得許多眼淚。我自己雖然未曾十分悲慘。也不免黯然。女伴們雁行站在門邊，一一握手。紛紛飛揚的白巾之中，聽得她們搖鈴送我。我看得見她們依稀的眼淚。人生奈何到處是離別？

車走到山頂，我攀牕回望，綠叢中白色的樓屋，我的雲宮，漸從斜陽中隱過。病因緣從今斬斷，我倏忽的生了感謝與些些「來日大難」的悲哀！

我曾對朋友說，沙穰如有一片水，我對她的留戀，必不止此。而她是單純真樸，她和我又結的是護持調理的因緣。彷彿說來，如同我的乳母。我對她之

情。深不及母親，柔不及朋友，但也有另一種自然的感念。

沙穰還澈底的予以我幾種從前未有的經驗如下：

第一是「弱」。絕對的靜養之中，眠食稍一反常，心理上稍有刺激，就覺得精神全蕩，溫度和脈躍都起變化。我素來不十分信「健康之精神寓於健康之身體」，尤往往從心所欲。過度勞乏了我的身軀。如今理會得身心相關的密切，和病弱擾亂了心靈的安全，我便心誠悅服的聽從了醫士的指揮。結果我覺得心力之來復，如水徐升。小朋友中有偏重心靈方面之發展與快意的麼？望你聽我，不蹈此覆轍！

第二是「冷」。冷得真有趣！更有趣的是我自己毫不覺得，只看來訪的朋友們的瑟縮寒戰，和他們對於我們風雪中戶外生活之驚奇，才知道自己已「冷」。一冷到時只覺得一陣麻木，眼珠也似乎在凍着。雙手互握，也似乎沒有感覺。然而我願小朋友聽得見我們在風雪中的歡笑！凍凝的眼珠，還是看書，沒有感覺的手，還在寫字。此外雪中的拖雪橇，逆風的遊行，松樹都彎曲着俯在地下，我們的臉上也戴上一層雪面具。自膝以下埋在雪裏。四望白茫茫之中，我要驕傲的說，「好的呀！三個月絕冷的風雪中的驅馳，我比你們溫爐暖屋，

「雪深三尺不知寒」的人。多練出一些勇敢！」

一夜中月明，寒光浸骨，雙頰如抵冰塊。月下的景物都如凝住，不能轉移。天上的冷月凍雲，真冷得璀璨！重衾如鐵，除自己骨和肉有暖意外，天上人間四圍一切都是冷的。我何等的願在這種光景之中呵，我以為惟有魚在水裏可以比擬。睡到天明，衾單近呼吸呵氣處都凝成薄冰。掀衾起坐，雲紛紛墜，薄冰也迸折有聲。真有趣呵，我了解「紅淚成冰」的詞句了。

第三是「閒」。閒得却有時無趣，但最難得的是永遠不預想明日如何。我們的生活如印板文字，全然相同的一日一日的悠然過去。病前的苦處，是「預定」。往往半個月後的日程。早已安排就，生命中，豈容有這許多預定，亂人心曲？西方人都永遠在預定中過生活。終日匆匆忙忙的，從容宴笑之間，往往有「心焉不屬」的光景。我不幸也曾陷入這種漩渦！沙穰的半年，把「預定」兩字，輕輕的從我的字典中刪去，覺得有說不出的愉快。

「閒」又予我以寫作的自由，想提筆就提筆，想擱筆就擱筆。這種流水行雲的寫作態度，是我一生所未經，沙穰最可紀念處也在此！

第四是「愛」與「同情」。「我要以最莊肅的態度來敘述此段。同情和愛，

在疾病憂苦之中，原來是這般的重大而慰藉！我從來以為同情是應得的，愛是必得的，便有一種輕藐與忽視，然而此應得與必得，只限於家人骨肉之間。因為家人骨肉之愛，是無條件的，換一句話說，是以血統為條件的，至於朋友同學之間，同情是難得的，愛是不可必得的，幸而得到，那是施者自己人格之偉大！此次久病客居，我的友人的贈送慰問，風雪中殷勤的來訪，顯然的看出不是敷衍，不是勉強，至於泛泛一面的老夫人們，手抱着花束，和我談到病情，談到離家萬里，我還無言，她已墜淚。這是人類之所以為人類，世界之所以成世界呵！我一病何足惜？病中看到人所施於我，病後我如何以施於人。一病換得了一「施於人」之道，我一病真何足惜！

「同病相憐」這一句話，何等真切？院中女伴互相憐惜，互相愛護的光景，都使人有無限之讚歎！一個女孩子體溫之增高，或其他病情上之變化，都能使全院女伴起了吁嗟。病榻旁默默的握手，慰言已盡，而哀憐的眼裏，盈盈的含着同情悲憫的淚光！來從四海，有何親眷？只一縷病中愛人愛己，知人知己之哀情，將這些異國異族的女孩兒親密的聯在一起。誰道愛和同情，在生命中是可輕藐的呢？

愛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兩旁。隨時撒種，隨時開花，將這一徑長途，點綴得香花瀟灑。使穿枝拂葉的行人，踏着荊棘，不覺得痛苦，有淚可落，也不是悲涼。

初病時曾戲對友人說：『假如我的死能演出一齣悲劇，那我的不死，我願能演一齣喜劇！』在衆生的生命上，撒下愛和同情的種子，這是否演出喜劇呢，我能於此下深思了！

總之，生命路愈走愈遠，所得的也愈多。我以為領略人生，要如滾針氈，用血肉之軀去遍挨遍嘗，要他針針見血！離合悲歡，不盡其致時，覺不出生命的神秘和偉大。我所經歷真不足道！且喜此關一過，來日方長，我所能告訴小朋友的，將來或不止此。

屋中有書三千卷，琴五六具，彈的撥的都有，但我至今未曾動他一動。與水久別，此十日中我自然儘量的過湖畔海邊的生活。水上歸來，只低頭學繡，將在沙穰時淘氣的精神，全部收起。我原說過，只有無人的山中，容得童心的再現呵！

大西洋之遊，還有許多可紀。寫的已多了，留着下次說罷。祝你們安樂！

## 十二 閒情

弟弟從我頭上，拔下髮針來，很小心的挑開了一本新寄來的月刊。看完了目錄，便反捲起來，握在手裏。笑說：『瑩哥，你真是太沉默了，一年無有消息。』

我凝思地，微微答以一笑。

是的，太沉默了！然而我不能，也不肯忙中偷閒；不自然地，造作地，以應酬為目的地，寫些東西。

病的神慈悲我，竟賜予我以最清閒最幽靜的七天。

除了一天幾次吃藥的時間，是苦的以外，我覺得沒有一時，不沉浸在輕微的愉快之中。——庭院無聲。枕簟生涼。溫暖的陽光，穿過簾幕，照在淡黃色的壁上。濃密的樹影，在微風中徐徐動搖。窗外不時的有好鳥飛鳴。這時世上一切，都已拋棄隔絕，一室便是宇宙，花影樹聲，都含妙理。是一年來最難得的光陰呵，可惜只有七天！

黃昏時，弟弟歸來，音樂聲起，靜境便砉然破了。一塊暗綠色的綢子，蒙

在燈上，屋裏一切都是幽涼的，好似悲劇的一幕。鏡中照見自己玲瓏的白衣，竟悄然的覺得空靈神秘。當屋隅的四絃琴，顫動的，生澀的，徐徐奏起。兩個歌喉，由不同的聲調，漸漸合一。由悠揚，而宛轉；由高抗，而沉緩的時候，怔忡的我，竟感到了無限的悵惘與不甯。

小孩子們真可愛，在我睡夢中，偷偷的來了，放下幾束花，又走了。小弟弟拿來插在瓶裏，也在我睡夢中，偷偷的放在牀邊几上。——開眼瞥見了，黃的和白的，不知名的小花，襯着淡綠的短瓶。……原是不很香的，而每朵花裏，都包含着天真的友情。

終日休息着，睡和醒的時間界限，便分得不清。有時在中夜，覺得精神很圓滿。——聽得疾雷雜以疏雨，每次電光穿入，將窗台上的金鐘花，輕淡清切的映在窗簾上，又急速的隱抹了去。而餘影極分明的，印在我的腦膜上。我看見『自然』的淡墨畫，這是第一次。

得了許可，黃昏時便出來疎散。輕涼襲人。遲緩的步履之間，自覺很弱，而弱中隱含着一种不可言說的愉快。這情景恰如小時在海舟上，——我完全不記得了，是母親告訴我的，——衆人都暈臥，我獨不理會，頓頓的自己走上艙

面，去看海。凝注之頃，不時的覺得身子一轉，已跌坐在甲板上，以為很新鮮，很有趣。每坐下一次，便喜笑個不住，笑完再起來，希望再跌倒。忽忽又是十餘年了，不想以弱點為愉樂的心情，至今不改。

一個朋友寫信來慰問我，說：

「東坡云「因病得閒殊不惡，」我亦生平善病者，故知能閒真是大功夫，大學問。……如能於養神之外，偶閱維摩經尤妙，以天女能道盡眾生之病，斷乎不能自去其病也！恐擾清神，餘不敢及。」

因病得閒，是第一慊心事，但佛經却沒有看。

### 十三分

一個巨靈之掌，將我從鬱悶痛楚的密網中打破了出來，我呱的哭出了第一聲悲哀的哭，

睜開眼，我的一隻腿仍在那巨靈的掌中倒提着，我看見自己的紅到玲瓏的兩隻小手，在我頭上的空中搖舞着。

另一個巨靈之掌輕輕的托住我的腰，他笑着回頭，向一個仰臥在白色車床

上的一個女人說：『大喜呵，好一個胖子！』一面輕輕的放我在一個鋪着白布的小筐裏，

我掙扎着向外看：看見許多白衣白帽的看護亂烘烘的，無聲的圍住那個女人。她蒼白着臉，臉上滿了汗。她微呻着，彷彿剛從惡夢中醒來。眼皮紅腫着，眼睛失神的半開着，她聽見醫生的話，眼珠一轉，眼淚湧了出來。放下一百個心似的，疲乏的微笑的閉上眼睛，嘴裏說：『真辛苦了你們了！』

我便大哭起來：『母親呀，辛苦的是我們呀，我們剛才都從死中掙扎出來的呀！』

白衣的看護亂烘烘的，無聲的將母親的床車推了出去。我也被舉了起來，出到門外。醫生一招手，甬道的那端，走過一個男人來。他也是剛從惡夢中醒來的臉色與歡欣，兩隻手要抱又不敢抱似的，用着憐惜驚奇的眼光，向我注視着，醫生笑了，『這孩子好罷？』他不好意思似的，囁嚅着：『這孩子腦袋真長。』這時我猛然覺得我的頭痛極了，我又哭起來，『父親呀，您不知道呀，我的腦殼擠得真痛呀。』

醫生笑了，『可了不得，這麼大的聲音！』一個看護站在旁邊，微笑的將

我接了過去。

進到一間充滿了陽光的大屋子裏，四周壁下，挨排的放着許多小白匡床。裏面臥着許多小朋友。有的兩手舉到頭邊，安穩的睡着，有的哭着說：『我渴了呀！』『我餓了呀！』『我太熱呀！』『我濕了呀！』抱着我的看護，彷彿都不曾聽見似的，只飄速的，安詳的，從他們床邊走過，進到裏間浴室去，將我頭朝着水管，平放在水盆邊的石桌上。

蓮蓬管頭裏的溫水，噴淋在我的頭上，黏黏的血液全冲了下去。我打了一個寒噤，神志立刻清爽了。眼睛向上一看，隔着水盆，對面的那張石桌上，也躺着一個小朋友，另一個看護，也在替他洗着。他圓圓的頭，大大的眼睛，黑黑的皮膚，結實的挺起胸膛。他也在醒着，一聲不響的望着窗外的天空。這時我已被舉起，看護輕輕的托着我的肩背，替我穿起白白長長的衣裳。小朋友也穿着好了，我們欠着身隔着水盆相對着，洗我的看護笑着對他的同伴說：『你的那個孩子真壯真大呵，可不如我的這個白淨秀氣！』這時小朋友抬起頭來注視着我，似輕似憐的微笑着。

我羞怯的輕輕的說：『好呀，小朋友，』他也謙和的說：『小朋友好呀！』

這時我們已被放在相挨的兩個小匡床裏，看護們都走了。

我說：『我的周身好疼呀，最後四個鐘頭的掙扎，真不容易，你呢？』

他笑了，握着小拳，『我不，我只悶了半個鐘頭呢。我沒有受苦，我的母親也沒有受苦。』

我默然，無聊的嘆一口氣四下裏望着。他安慰我說：『你乏了，睡罷，我也要養一會兒神呢。』

我從濃睡中被抱了起來，直抱到大玻璃門邊。門外甬道裏站着好幾個少年男女，鼻尖和兩手都抵住門上玻璃，如同一羣孩子，站在陳列聖誕節禮物的窗外，那種貪饒羨慕的樣子。他們喜笑的互相指點談論，說我的眉毛像姑姑，眼睛像舅舅，鼻子像叔叔，嘴像姨，彷彿要將我零碎吞併了去似的。

我閉着眼，使勁的想搖頭，却發覺了頸子在痛着，我大哭了，說：『我只是我自己呀，我誰都不像呢，快讓我休息去呀！』

看護笑了，抱着我轉身回來，我還望見他們三步兩回頭的，彼此笑着推着出去。

小朋友也醒了，對我招呼說：『你起來了，誰來看你？』我一面被放下，

一面說：『不知道，也許是姑姑舅舅們，好些個年輕人，他們似乎都很愛我。』小朋友不言語，又微笑了，『你好福氣，我們到此已是第二天了，連我的父親我還沒有看見呢。』

我竟不知道昏昏沉沉之中，我已睡了這許久，這時覺得渾身痛得好些，底下却又濕了，我也學着斷斷續續的哭着說，『我濕了呀！我濕了呀！』果然不久有個看護過來，抱起我。我十分歡喜，不想她却先給我水喝。

大約是黃昏時候，亂烘烘的三四個看護進來，硬白的衣裙嘩嘩的響着。他們將我們紛紛抱起，一一的換過尿布。小朋友很歡喜，說：『我們都要看見我們的母親了，再見呀。』

小朋友是和大家在一起，在大床車上推出去的。我是被抱起出去的。過了玻璃門，便走入甬道右邊的第一屋子。母親正在很高的白床上躺着，用着渴望驚喜的眼光來迎接我。看護放在她的臂上，她很羞縮的解開懷。她年紀彷彿很輕，很黑的秀髮向後攏着，眉毛彎彎的淡淡的像新月。沒有血色的淡白的臉，襯着很大很黑的眼珠，在床側暗淡的一圈燈影下，如同一個石像！

我開口吮啣着奶。母親用面頰偎着我的頭髮，又摩弄我的指頭，仔細的端

相我，似乎有無限的快慰與驚奇。——

二十分鐘過去了，我還沒有吃到什麼，我又餓，舌尖又痛，就張開嘴讓奶頭脫落出來，煩惱的哭着。母親很恐懼的，不住的搖拍我，說：『小寶貝，別哭，別哭！』一面又趕緊按了鈴，一個看護走了進來。母親笑說：『沒有別的事，我沒有奶，小孩子直哭，怎麼辦？』看護也笑着，說：『不要緊的，早晚會有，孩子還小，他還不在乎呢。』一面便來抱我，母親戀戀的放了手。

我回到我的床上時，小朋友已先在他的床上了。他睡的很香，夢中時時微笑，似乎很滿足，很快樂，我四下裏望着。許多小朋友都快樂的睡着了，有幾個在半醒着，哼着玩似的，哭了幾聲。我餓極了，想到母親的奶不知何時才來，我是很在乎的，但是沒有人知道。看着大家都飽足的睡着，覺得又嫉妬，又羞愧，就大聲的哭起來，希望引起人們的注意。我哭了有半點多鐘，才有個看護過來，嬌癡的撅着嘴，撫拍着我，說：『真的！你媽媽不給你飽吃呵，喝點水罷！』她將水瓶的奶頭塞在我嘴裏，我哼哼的嗚咽的含着，一面慢慢的也睡着了。

第二天洗澡的時候，小朋友和我又躺在水盆的兩邊談話。他精神很飽滿。

在被按洗之下，他搖着頭，半閉着眼，笑着說：「我昨天吃了一頓飽奶！我母親黑黑圓圓的臉，很好看的。我是她第五個孩子呢，她和看護說她是第一次進醫院生孩子，是慈幼會介紹來的，我父親很窮，是個屠戶，宰豬的。」——這時一滴硼酸水忽然洒上他的眼睛，他厭煩的喊了幾聲，掙扎着又睜開眼，說：「宰豬的！多痛快，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我大了，也學我父親，宰豬，——不但宰豬，也宰那些豬一般的儘吃不做的！」

我靜靜的聽着，到了這裏趕緊閉上眼，不言語。

小朋友問說：「你呢？吃飽了罷？你母親怎樣？」

我也興奮了，「我沒有吃到什麼，母親的奶沒有下來呢，看護說一兩天就會有的。我母親真好，她會看書，床邊桌上堆着許多書，屋裏四面也擺滿了花。」

「你父親呢？」

「父親沒有來，屋裏只她一個人。她也沒有和人談話，我不知道關於父親的事。」

「那是頭等室，小朋友肯定的說：『一個人一間屋子嗎？我母親那裏却

熱鬧，放着十幾張床呢。許多小朋友的母親都在那裏，小朋友也都吃得飽。」

明天過來，看見父親了。在我吃奶的時候，他側着身，倚在母親的枕旁，他們的臉緊挨着，注視着我。父親很清瘦的臉，皮色淡黃。很長的睫毛，眼神極好。彷彿常愛思索似的，額上常有微微的皺紋。

父親說：「這回看的細，這孩子美的很呢，像你！」

母親微笑着，輕輕的摩我的臉，「也像你呢，這麼大的眼睛。」

父親立起來，坐到床旁的椅上，牽着母親的手，輕輕的拍着，「這下子，我們可不寂寞了，我下課回來，就幫助你照顧他，同他玩。放假的時候，就帶他遊山玩水去。——這孩子一定要注意身體，不要像我。我雖不病，却不是強壯……」

母親點頭說：「是的——他也要早早的學音樂，繪圖，我自己不會這些，總覺得生活不圓滿呢！還有……」

父親笑了，「你將來要他成個什麼「家？」文學家？音樂家？」

母親說：「隨便什麼都好——他是個男孩子呢。中國需要科學，恐怕科學家最好。」

這時我正啞不出奶來，心裏煩躁得想哭。可是聽他們談的那麼津津有味，我也不言語。

父親說：『我們應當替他儲蓄教育費了，這筆款越早預備越好。』

母親說：『忘了告訴你，弟弟昨天說，等孩子到了六歲，他送孩子一輛小自行車呢！』

父親笑說：『這孩子算是什麼都有了，他的搖籃，不是妹妹送的麼？』

母親緊緊的樓着我，親我的頭髮，說：『小寶貝呵，你多好，這麼些個人疼你！你大了，要做個好孩子……』

挾帶着滿懷的喜氣，我回到床上，也顧不得飢餓了，抬頭看小朋友，他却又在深恩呢。

我笑着招呼說：『小朋友，我看見我的父親了。他也極好。他是個教員。他和母親正在商量我將來教育的事。父親說凡他所能做到的，對於我有益的事，他都努力。母親說我沒有奶吃不要緊，回家去就吃奶粉，以後還吃橘子汁，還吃……』我一口氣說了下去。

小朋友微笑了，似憐憫又似鄙夷：『你好幸福呵，我是回家以後，就沒有

奶吃了。今天我父親來了，對母親說有人找她去當奶媽去。一兩天內我們就得走了！我回去跟着六十多歲的祖母，我吃米湯，糕乾……但是我不在乎！」

我默然，滿心的高興都消失了，我覺得慚愧。

小朋友的眼裏，放出了驕傲勇敢的光：『你將永遠是花房裏的一盆小花，風雨不侵的在劃一的溫度之下；嬌嫩的開放着。我呢，是道旁的小草。人們的踐踏和狂風暴雨，我都須忍受。你從玻璃窗裏，遙遙的外望，也許會可憐我。然而我的頭上，有無限闊大的天空，在我的四圍，有呼吸不盡的空氣。有自由的蝴蝶和蟋蟀在我的旁邊歌唱飛翔。我的勇敢的卑微的同伴，是燒不盡割不完的在人們脚下，青青的點綴遍了全世界！』

我窘得要哭，我自己也不願意這樣的嬌嫩呀……『我說。

小朋友驚醒了似的，緩和了下來，溫慰我說：『是呀，我們誰也不願意和誰不一樣，可是一切種種把我們分開了，——看後來罷！』

窗外的雪不住的在下，扯棉搓絮一般，綠瓦上勻整堆砌上幾道雪溝。母親和我要回家過年的。小朋友因為他母親要去上工，也要年前回去。我們只有半天的聚首了，茫茫的人海，我們從此要分頭消失在一片紛亂的城市叫囂之

中，何時再能在同一的屋瓦之下，抵足而眠。

我們戀戀的互視着。暮色昏黃裏，小朋友的臉，在我微暈的眼光中新新的放大了。緊閉的嘴唇，緊鎖的眉峯，遠望的眼神，微微突出的下頰，處處顯出剛決和勇毅。「他宰豬——宰人？」我想着，小手在衾底伸縮着，感出自己的渺小！

從母親那裏回來，互相報告的消息，是我們都改成明天——一月一日——回去了。我的父親怕除夕事情太多，母親回去不得休息。小朋友的父親却因為除夕自己出去躲債，怕他母親回去被債主包圍，也不叫他離院。我們平空又多出一天來！

自夜半起便聽見爆竹，遠遠近近的連續不斷。綿綿的雪中，幾聲寒犬，似乎告訴我們說人生的一段恩仇，至此又告一小小結束，在明天重戴上謙虛歡樂的假面具之先，這一夜，要儘量的吞嚥，怨誓，哭泣。萬千的爆竹聲裏，陰沉沉的大街小巷之中，不知隱伏着幾千百種可怖的情感激盪……

我凜然，回顧小朋友。他咬住下唇，一聲兒不言語。——這一夜，緩流的水一般，細細的流將過去。將到天明，朦朧裏我聽見小朋友在他的床上歎

息。

天色大明了。兩個看護臉上堆着新年的笑，走了進來，替我們洗了澡。一個看護打開了我的小提箱，替我穿上小白絨衫子，套上白絨布長背心和睡衣。外面又穿戴上一色的豆青絨線褂子，帽子，和襪子。穿着完了，她抱起我，笑說：『你多美呵，看你媽媽多會打扮你！』我覺得很軟適，却又很熱，我暴躁得想哭。

小朋友也被舉了起來。我愕然，我幾乎不認識他了！他外面穿着大厚藍布棉襖，袖子很大很長，上面還有拆改補綴的線迹；底下也是洗得褪色的藍布的圍裙。他兩臂直伸着，頭面埋在青棉的大風帽之內，臃腫得像一隻風箏。我低頭看着地上堆着的，從我們身上脫下的兩套同樣的白衣，我忽然打了一個寒噤。我們從此分開了！我們精神上，物質上的一切都永遠分開了！

小朋友也看見我了，似驕似慚的笑了。一笑說：『你真美呀，這身美麗溫暖的衣服！我的身上，是我的鎧甲，我要到社會的戰場上，同人家爭飯吃呀！』看護們匆匆的撿起地上的白衣，扔入筐內。又匆匆的抱我們出去。走到玻璃門邊，我不禁大哭起來。小朋友也忍不住哭了，我們亂招着手說：『小朋友

呀！再見呀！再見呀！」一路走着，我們的哭聲，便在甬道的兩端消失了。

母親已經打扮好了，站在屋門口。父親提着小箱子，站在她旁邊。看見我來，母親連忙伸手接過我，仔細看我的臉，拭去我的眼淚，偎着我說：『小寶貝，別哭！我們回家去了；一個快樂的家，媽媽也愛你，爸爸也愛你！』

一個輪車推了過來，母親替我圍上小豆青絨毯，抱我坐上去。父親跟在後面。和相送的醫生看護們道過謝，說過再見，便一齊從電梯下去。

從兩扇半截的玻璃門裏，看見一輛汽車停在門口。父親上前開了門，吹進一陣雪花，母親趕緊遮上我的臉。似乎我們又從輪車中下來，出了門，上了汽車，車門砰的一聲關上了。母親掀起我臉上的毯子，我看見滿車的花朵。我自己已在母親懷裏，父親和母親的臉夾偎着我。

這時車已徐徐的轉出大門。門外許多洋車擁擠着，在他們紛紛讓路的當兒，猛抬頭看見我的十日來朝夕相親的小朋友！在他父親的臂裏。他母親提着青布的包袱。兩人一同側身站在門口，背向着我們。他父親頭上是一頂寬沿的青毡帽，身上是一件大青布棉袍。就在這寬大的帽沿下，小朋友伏在他的肩上，面向着我。雪花落在他的眉間，落在他的頰上。他緊閉着眼，臉上是凄

傲的笑容——他已開始享樂他的奮鬥。……

車開出門外，便一直的飛馳。路上雪花飄舞着。隱隱的聽得見新年的鑼鼓。母親在我耳旁，緊偎着說：「寶貝呀，看這一個平坦潔白的世界呀！」

我哭了。

#### 十四 寄小讀者（通訊之一）

親愛的父親：

我不願告訴我的恩慈的父親，我現在是在病院裏；然而尤不願有我的任何一件事，隱瞞着不叫父親知道！橫豎信到日，我一定已經全愈。病中的經過，正不妨作記事看。

自然又是舊病了，這病是從母親來的。我病中沒有分毫不適，我只感謝上蒼，使母親和我的體質上，有這樣不模糊的連結。赤血是我門的心，是我們的愛，我愛母親，也並愛了我的病！

前兩天夜裏——病院中沒有日月，我也想不起來——S女士請我去晚餐。在她小小的書室裏，滅了燈，燃着閃閃的燭，對着熊熊的壁爐的柴火，談着東

方人的故事。——一回頭我看見一輪淡黃的月，從窗外正照着我們；上下兩片輕綃似的白雲，將她托住。S女士也回顧驚喜讚嘆。匆匆的飲了咖啡，披上外衣，一同走了出去。——原來不僅月光如水，星光也爛然滿天！

她指點給我看：那邊是織女，那邊是牽牛，還有仙女星。獵戶星，孿生的兄弟星，皇后星，末後她悄然的微笑說：『這些星星方位和名字，我一牢牢記住。到我衰老不能行走的時候，我臥在床上，看着疏星從我窗外度過，那時便也和同老友相見一般的喜悅。』她說着起了微喟。月光照着她飄揚的銀白的髮，我已經微微的起了感觸，如何的淒清又帶着詩意的句子呵！

我問她如何會認得這些星辰的名字，她說是因為她的弟弟是航海家的緣故，這時父親已橫上我的心頭了！

記得去年的一個冬夜，我同母親夜坐。父親回來的很晚。我迎着走進中門。朔風中父親帶我立在院裏，也指點給我看：這邊是天狗，那邊是北斗，那邊是箕星。那時我覺得父親的智慧是無限的，知道天空縹緲之中，一切微妙的事，——又是一年了！

月光中S女士送我回去。上下的曲徑上，緩緩的走着。我心中悄然不怡

——半夜便病了。

早晨還起來，早餐後又臥下。午後還上了一課。課後走了出來，天氣好似早春。慰冰湖波光蕩漾。我慢慢的走到湖旁，臨流坐下，覺得弱又無聊。晚霞和湖波的細響，勉強振起我的精神來。黃昏時才回去。夜裏九時，她們發覺了，立時送我入了病院。

醫院是在小山上學校的範圍之中，夜中到來看不真切。醫生和看護婦在燈光下注視着我的微微的笑容，使我感到一種無名的感覺。——一夜很好，安睡到了天曉。

早晨絕早，看護婦抱着一大束黃色的雛菊。是閉壁樓同學送來的，我忽然下淚憶起在國內病時床前的花了，——這是第一次。

這一天中睡的時候最多。但是花和信，不斷的來，不多時便屋裏滿了清香。玫瑰也有，菊花也有，還有許多不知名的。每封信都很有趣味，但信末的名字我多半不認識。因為同學多了，只認得面龐，名字實在難記！

我情願在這裏病，飲食很精良，調理的又細心。我一切不必自己勞神，連頭都是人家替我梳的。我的床一日推移幾次，早晨便推近窗前。外望看見禮拜

堂紅色的屋頂和塔尖。看見圖書館，更隱隱的看見了懸冰湖對岸秋葉落盡，樓臺也露了出來。近窗有一株很高的樹，不知道是什麼名字。昨日早上，我看見一隻紅頭花翎的啄木鳥，在枝上站着，好一會才飛走，又看見一頭很小的松鼠，在上面往來跳躍。

從看護婦遞給我的信中，知道許多師長同學來看我，都被醫生拒絕了。我自此便閉居在這小樓裏；——這屋裏清雅絕塵，有加無已的花，把我圍將起來。我神志很清明，却又混沌，一切感想都不起，只停在「臣門如市，臣心如水」的狀態之中。

何從說起呢？不時聽得電話的鈴聲響：

「……醫院……她麼？……很重要……不許接見……眠食極好，最主要的是靜養，……書等明天送來罷。……花和短信是可以的……」  
差不多都是一樣的話，我倚枕模糊可以聽見。猛憶起今夏病的時候，電話也一樣的響，冰仲弟說：

「姊姊麼——好多了，謝謝！」

覺得我真是多事，到處叫人家替我忙碌——這一天自半醒半睡中度過。

第二天頭一句問看護婦的話，便是『今天許我寫字麼？』她笑說『可以的，但不要寫的太長。』我喜出望外，第一封便寫給家裏，報告我平安。不是我想隱瞞，因不知從那裏說起。第二封便給了閉壁樓九十六個「西方之人兮」的女孩子，我說：

『感謝你們的信和花帶來的愛！——我臥在床上，用悠暇的目光，遠遠看着湖水，看着天空。偶然也看着草地上，圖書館，禮堂門口進出的你們。我如何的幸福呢？沒有那幾十頁的詩，當功課的讀。沒有晨興鐘，促我起來。我聞聞的背着詩句。看日影漸淡，夜中星辰當着我的窗戶；如果不是因為想你們，我真不想回去了！』

信和花仍是不斷的來。黃昏時看護婦進來，四顧室中，她笑着說：『這屋裏成了花窖了。』我喜悅的也報以一笑。

我素來是不大喜歡薔花的香氣的，竟不知她和着玫瑰花香拂到我的臉上時，會這樣的甜美而濃烈！——這時趁了我的心願了！日長晝永，萬籟無聲，一室之內，惟有花與我。在天然的禁令之中，杜門謝客，過我的清閒迴憶的光陰。

把往事一一提起，無一不使我生美滿的微笑。我感謝上蒼；過去的二十年中，使我一無遺憾。只有這次的別離，憶起有些兒驚心！

B夫人早晨從波士頓趕來，只有她闖入這清嚴的禁地裏。醫生只許她說，不許我說。她雙眼含淚，蒼白無主的面顏對着我，說：『本想我們有一個最快樂的感恩節……然而不要緊的，等你好了，我們另有一個……』

我握着她的手。沉靜的不說一句話。等她放好了花，頻頻回顧的出去之後，望着那「母愛」的後影，我潸然淚下——這是第二次。

夜中絕好，是最難忘之一夜。在眾香國中，花氣氤氳。我請看護婦將兩盞明燈都開了，燈光下，牀邊四圍，淺綠濃紅，爭妍鬥媚，如低眉，如含笑。窗外嚴淨的天空裏，疏星炯炯，枯枝在微風中，顛搖有聲。我凝然肅然，此時此心可朝天帝！

猛憶起兩句：

『消受白蓮花世界，

風來四面臥中央。』

這福是不能多消受的！果然，看護婦微笑的進來，開了窗，放下簾子，挪

好了床，便一瓶一瓶的都抱了出去。回頭含笑對我說：『太香了，於你不宜，而且夜中這屋裏太冷。』——我只得笑着點首。然終留下了一瓶玫瑰，放在窗台上。在黑暗中。她似乎知道現在獨有她慰藉我，便一夜的溫香不斷——

『花怕冷，我便不怕冷麼？』我因失望起了疑問，轉念我原是不應怕冷的，便又寂然心喜。

日間多眠，夜裏便十分清醒。到了連書都不許看時，纔知道能背誦詩句的好處，幾次聽見車聲隆隆走過，我憶起：

『水調歌從鄰院度，

雷聲車是夢中過。』

朋友們送來一本書，是

*Students Book of Inspiration*

內中有一段恍惚說：

『世界上最難忘的是自然之美，……有人能增加些美到世上去，這人便是天之驕子。』

真的，最難忘的是自然之美！今日黃昏時，窗外的慰冰湖，銀海一般的閃爍，意態何等清寒？秋風中的枯枝，叢立在湖岸上，何等疏遠？秋雲又是如何的幻麗？這廣場上忽陰忽晴，我病中的心情，又是何等的飄忽無着，

「沉黑中仍是滿了花香，又憶起：

『到死未消蘭氣息，

他生宜護玉精神！』

父親！這兩句我不應寫了出來，或者會使你生無謂的難過。但我欲其真，當時實是這樣忽然憶起來的。

沒有這般的孤立過，連朋友都隔絕了，但讀信又是怎樣的有趣呢？

一個美國朋友寫着：

『從村裏回來，到你屋去，竟是空空。我幾乎哭了出來！看見你相片立在桌上，我也難過。告訴我，有什麼我能替你做的事情，我十分樂意聽你的命令！』

又一個寫着說：

『感恩節近了，快康健起來罷！大家都想你，你長在我們的心裏！』

但一個日本的朋友寫着：

『生命是無定的，人們有時雖覺得很近，實際上却是很遠。你和我隔絕了，但我覺得你是常常近着我！』

中國朋友說：

『今天怎麼樣，要看什麼中國書麼？』

都只寥寥數字，竟可見出國民性——一夜從雜亂的思想中度過。清早的時候，掃除橡葉的馬車聲，輾破曉靜。我又憶起：

『馬蹄隱隱聲隆隆，

入門下馬氣如虹。』

底下自然又連帶到：

『我今垂翅負天鴻，

他日不羞蛇作龍！』

這時天色便大明了。

今天是感恩節，窗外的樹枝都結上嚴霜，晨光熹微，湖波也凝而不流，做出初冬天氣。——今天草場上斷絕人行，個個都回家過節去了。美國的感恩節如同我們的中秋一般，是家族聚會的日子。

父親！我不敢說是『每逢佳節倍思親，』因得感恩節在我心中，並沒有什麼甚深的觀念。然而病中心情，今日是很惆悵的。花影在壁，花香在衣。濛濛的朝靄中，我默望窗外，萬物無語，我不禁淚下。——這是第三次。

幸而我素來是不喜熱鬧的。每逢佳節，就想到幽靜的地方去。今年此日避到這小樓裏，也是清福。昨天偶然憶起辛又安的「青玉案」：

『衆裏尋他千百度——

驀然回首，

那人却在

燈火闌珊處。』

我隨手便記在一本書上，並附了幾個字：

『明天是感恩節，人家都尋歡樂去了，我却閉居在這小樓裏。然而憶到這孤芳自賞，別有懷抱的句子，又不禁喜悅的笑了。』

花香纏繞筆端，終日寂然。我這封信時作時輟，也用了一天工夫。醫坐替我回絕了許多朋友，我恍惚聽見她電話裏說：

「她今天看着中國的詩，很平靜，很喜悅！」

我便笑了，我昨天到是看詩，今天却是拿書遮着我的信紙。父親！我又淘氣了！

看護婦的嚴淨的白衣，忽然現在我的床前。她又送一束花來給我——同時她發覺了我寫了許多，笑着便來禁止，我無法奈她何。——她走了，她實是一個最可愛的女子，當她在屋裏蹣跚之頃，無端有「身長玉立」四字浮上腦海。

當父親讀到這封信時，我已生龍活虎般在雲中遊戲了，不要以我置念罷！

——寄我的愛與家中一切的人！我紀念着他們每一個！

這回真不寫了，——父親！記得我少時的一夜，黑暗裏跑到山上的旗臺上去找父親。一星燈火裏，我們在山上下彼此喚着。我一憶起，心中就充滿了愛感。如今是隔着我們摯愛的海洋呼喚着了！親愛的父親，再談罷，也許明天我又寫信給你！

女兒整倚枕。

## 十五 寄小讀者（通訊之一）

親愛的小朋友：

我常喜歡挨坐在母親的旁邊，挽住她的衣袖，央求她述說我幼年的事。

母親凝想地，含笑地，低低地說：

『不過有三個月罷了，偏已是這般多病。聽見端藥杯的人的脚步聲，已知道驚怕啼哭。許多人圍在牀前，乞憐的眼光，不望着別人，只向着我，似乎已經從人羣裏認識了你的母親！』

這時眼淚已濕了我們兩個人的眼角！

『你的彌月到了，穿着舅舅送的水紅綢子的衣服，戴着青緞沿邊的大紅帽子，抱出到廳堂前。因看你豐滿紅潤的面龐，使我在姊妹妯娌羣中，起了驕傲。』

『只有七個月，我們都在海舟上，我抱你站在欄旁。海波聲中，你已會呼喚「媽媽」和「姊姊」。』

對於這件事，父親和母親還不時的起爭論。父親說世上沒有七個月會說話

的孩子。母親堅執說是的，在我們家庭歷史中，這事至今是件疑案。

『濃睡之中猛然聽得丐婦求乞的聲音，以為母親已被她們帶去了，冷汗被面的驚坐起來，臉和唇都青了，嗚咽不能成聲。我從後屋連忙進來，珍重的攬住。經過了無數的解釋和安慰。自此後，便是睡着，我也不敢輕易的離開你的床前。』

這一節，我彷彿記得，我聽時寫時都重新起了嗚咽！

『有一次你病得重極了。地上鋪着蓆子，我抱着你在上面膝行。正是暑月，你父親又不在家。你斷斷續續說的幾句話，都不是三歲的孩子所能夠說的。因着你奇異的智慧，增加了我無名的恐怖，我打電報給你父親，說我身體和靈魂上都已不能再支持。忽然一陣大風雨，深憂的我，重病的你，和你疲乏的乳母，都沉沉的睡了一大覺。這一番風雨，把你又從死神的懷抱裏，接了過來。』

我不信我智慧，我又信我智慧！母親以智慧的眼光，看萬物都是智慧的，何況她的唯一摯愛的女兒？

『頭髮又短，又沒有一刻肯安靜。早晨這左右兩條小辮子，總是梳不起

來。沒有法子，父親就來幫忙，「站好了，站好了，要照相了！」父親拿着照相匣子，假作照着。又短又粗的兩條小辮子，好容易天天這樣的將就的編好了。」

我奇怪我竟不懂得向父親索要我每天照的照片！

『陳媽的女兒寶姐，是你的好朋友。她來了，我就關你們兩個人在屋裏，我自己睡午覺。等我醒來，一切的玩具，小人小馬，都當做船，飄浮在臉盆的水裏，地上已是水汪汪的。』

寶姐是我一個神祕的朋友，我自始至終不記得，不認識她。然而從母親口裏，我深深的愛了她。

『已經三歲了，或者快四歲了，父親帶你到他的兵艦上去，大家匆匆的替你換上衣服，你自己不知什麼時候，把一支小木鹿，放在小靴子裏。到船上只要父親抱着，自己一步也不肯走。放到地上走時，只有一跛一跛的。大家奇怪了，脫下靴子，發現了小木鹿。父親和他的許多朋友都笑了。——傻孩子！你怎麼不會說？』

母親笑了，我也伏在她的膝上羞愧的笑了，——回想起來，她的質問，和

我的羞愧，都是一點理由沒有的。十幾年前事，提起當面前事說，真是無謂。然而那時我們中間瀰漫了癡和愛！

「你最怕我凝神，我至今不知是什麼緣故。每逢我凝望窗外，或是稍微的呆了一呆，你就過來呼喚我，搖撼我，說：『媽媽，你的眼睛怎麼不動了？』我有时喜歡你來抱住我，便故意的凝神不動。」

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也許母親凝神，多是憂愁的時候，我要攪亂她的思路，也未可知。無論如何，這是個隱謎！

「然而你自己却也喜凝神。天天喫着飯，呆呆的望着壁上的字畫，桌上的鐘和花瓶。一碗飯數米粒似的，喫了好幾點鐘。我急了，便把一切都挪移開。」

這件事我記得，而且很清楚，因為獨坐沉思的脾氣至今不改。

當她說這些事的時候，我總是臉上堆着笑，眼裏滿了淚。聽完了用她的衣襟來印我的眼角，靜靜的伏在她的膝上。這時宇宙已經沒有了，只母親和我，最後我也沒有了，只有母親；因為我本是她的一部分！

這事如何可驚喜的事，從母親口中，逐漸的發現了，完成了，我自己！她

從最初已知道我，認識我，喜愛我。在我不知道不承認世界上有個我的時候，她已愛了我了。我從三歲上，纔慢慢的在宇宙中尋到了自己，愛了自己，認識了自己；然而我所知道的自己，不過是母親意念中的我的百分之一，千萬分之一。

小朋友！當你尋見了世界上有一個人，認識你，知道你，愛你，都千百倍的勝過你自己的時候：你怎能不感激，不流淚，不死心蹋地的愛她，而且死心蹋地的容她愛你？

有一次幼小的，我忽然走到母親面前，仰着臉問說：『媽媽，你到底爲什麼愛我？』母親放下針線，用她的面頰，抵住我的前額。溫柔地，不遲疑地說：『不爲什麼，——只因你是我的女兒！』

小朋友！我不信世界上還有人能說這句話！『不爲什麼』這四個字，從她口裏說出來，何等剛決，何等無回旋！她愛我，不是因爲我是『冰心』，或是其他人世間的一切虛偽的稱呼和名字！她的愛是不附帶任何條件的。唯一的理由，就是我是她的女兒。總之，她的愛，是屏除一切，拂拭一切，層層的磨開我前後左右所蒙罩的，使我成爲『今我』的原素，而直接的來愛我的自身！

假使我走至幕後，將我二十年的歷史和一切的都更變了，再走出到她面前。世界上縱沒有一個人認識我，只要我仍是她的女兒，她就仍用她堅強無盡的愛來包圍我。她愛我的肉體，她愛我的靈魂，她愛我前後左右，過去，將來，現在的一切！

天上的星辰，驟雨般落在大海，啞啞繁響。海波如山一般的洶湧。一切樓屋都在地上旋轉。天如同一張藍紙捲了起來。樹葉子滿空飛舞。鳥兒歸巢，走獸躲到他的洞穴。萬象紛亂中。祇要我尋到她，投到她的懷裏……天地一切都信她！她對於我的愛，不因着萬物毀滅而變更！

她的愛不但包圍我，而且普遍的包圍着一切愛我的人。而且因着愛我，她也愛了天下的兒女，她更愛了天下的母親，小朋友！告訴你一句小孩子以為是極淺顯，而大人們以為是極高深的話，『世界便是這樣的建造起來的！』

世界上沒有兩件事物，是完全相同的。同在你頭上的兩根絲髮，也不能一般長短。然而——請小朋友們和我同聲讚美！只有普天下的母親的愛，或隱或顯，或出或沒；不論你用斗量，用尺量，或是用心靈的度量衡來推測；我的母親對於我，你的母親對於你，她的和她的母親對於她和他；她們的愛是一般的

長闊高深，分毫不差減。小朋友！我敢說，也敢信古往今來，沒有一個敢來駁我這句話。當我發覺了這神聖的祕密的時侯，我竟歡喜感動得伏案痛哭！

我的心潮，沸湧到最高度，我知道於我的病體是不相宜的，而且我更知道我所寫的都不出乎你們的智慧範圍之外。——窗外正是下着緊一陣慢一陣的秋雨。玫瑰花的香氣，也正無聲的贊美她們的「自然母親」的愛！

我現在不在母親的身畔，——但我知道她的愛沒有一刻離開我，她自己也如此說！——暫時無從再打聽關於我的幼年的消息。然而我會寫信給我的母親，我說：『親愛的母親，請你將我所不知道的關於我的事，隨時記下寄來給我。我現在正是考古家一般的，要從深知我的你口中，研究我神祕的自己。』

被上帝祝福的小朋友！你們正在母親的懷裏。——小朋友！我教給你，你看完了這一封信，放下報紙，就快快跑去找你的母親——若是她出去了，就坐在門檻上，靜靜的等她回來——不論在屋裏或是院中，把她尋見了；你便上去攀住她，左右親她的臉，你說：『母親！若是你有工夫，請你將我小時候的事情，說給我聽！』等她坐下了，你便坐在她的膝上，倚在她的胸前。你聽得見她心脈和緩的跳動。你仰着臉，會有無數關於你的，你所不知道的美妙的故

事，從她口裏天樂一般的唱將出來！

然後，——小朋友！我願你告訴我，她對你所說的都是什麼事。

我現在正病着。沒有母親坐在旁邊，小朋友一定憐念我，然而我有說不盡的感謝！造物者將我交付給我母親的時候，竟賦予了我以記憶的心才；現在又從忙碌的課程中替我勻出七日夜來，回想母親的愛。我病中光陰，因着這回想，寸寸都是甜蜜的。

小朋友，再談罷。致我的愛與你們的母親！

你的朋友 冰心

## 十六 別後

舅母和他送他的姊姊到車站去。他心中常常摹擬着的離別。今天已經臨到了。然而舅舅和姊姊上車之後，他和姊姊隔着車窗，只流下幾點泛泛的眼淚。

回去的車上，他已經很坦然的了，又像完了一件事似的。到門走入東屋，本是他和姊姊兩個人同住的小屋子。姊姊一走，她的東西都帶了去，顯得寬綽多了。他四下裏一看，便上前把糊在玻璃上，代替窗簾的，被爐烟薰得焦黃的

紙撕了去，窗外便射進陽光來。平日放在窗前的幾個用藍布蒙着的箱子，已不在了，正好放一張書桌。他一面想着，一面把窗臺上許多的空瓶子都檢了出。——這原是他姊姊當初盛生髮油雪花膏之類的——自己掃了地，端進一盆水來，挽起袖子，正要抹桌子。王媽進來說：『大少爺，外邊有電話找你呢！』他便放下抹布，跑到客堂裏去。

『誰呀？』

『我是永明，你姊姊走了麼？』

『走了，今天早車走的。』

『我想請你今天下午來玩玩。你姊姊走了，你必是很悶的；我們這里很熱鬧……』

他想了一會子。

『怎麼樣？你怎麼不言語？』

『好罷，我喫完飯就去。』

『別忘了，就是這樣，再見。』

他掛上耳機，走入上房，飯已擺好了。舅母和兩個表弟都已坐下。他和舅

母親說下午要到永明家裏去，舅母只說，『早些回來。』此外，飯桌上就沒有聲響。

飯後待了一會子，搭訕着向舅母要了車錢，便回到自己屋裏來。想換一件乾淨的長衫，開了櫃子，却找不着；只得套上一件袖子很瘦很長的馬褂，戴上帽子，匆匆的走出去。

他每天上學，是要從永明門口走過的，紅漆的大門，牆上露出灰色石片的樓瓦，但他從來沒有進去過。

到了門口，因為他太矮，按不着門鈴，只得用手拍了幾下，半天沒有聲息。他又拍了幾下，便聽得汪汪的小狗的吠聲，接着就是永明的笑聲，和急促的皮鞋聲到了門前了。

開了門，僕人倒站在後面，永明穿着一套綠色絨繩的短衣服，抱着一隻花白的小哈巴狗。看見他就笑說：『你可來了，我等你半天！』他說，『那有半天？我喫過飯就來的。』一面說，兩人拉着便進去。

院子裏砌着幾個花臺，上面都覆着茅草。牆根一行的樹，只因冬天葉子都落了，看不出是什麼樹來。樓前的葡萄架也空了。到了架下，走上臺階，先進

到長廊式的甬道裏。牆上嵌着一面大鏡子，旁邊放着幾個衣架。永明站住了，替他脫下帽子，掛在鉤上，便和他進到屋裏去。

這一間似乎是客室，壁爐裏生着很旺的火。爐臺上放着一對大磁花瓶，插滿了梅花，靠牆一行紫檀木的椅桌。回過頭來，那邊窗下一個女子，十七八歲光景，穿着淺灰色的布衫，青色裙兒，正低頭畫那鋼琴上擺着一盆水仙。旁邊一個帶着輪子的搖籃正背着他。永明帶他上前去，說：『這是我的三姊瀾姑。』他欠了欠身，瀾姑看着他，略一點頭，仍去畫她的畫。永明笑道：『你等一等，我去知會我們那位了事的小姐去！』說着便開了左方的門，向後走了。

他只站着，看着壁上的字畫，又看瀾姑。側面看去。覺得她很美，橢圓的臉，秋水似的眼睛，作畫的姿勢，極其閒散，左手放在膝上，一筆一筆慢慢的描，神情蕭然。

他看着忽然覺得奇怪，她畫的那盆水仙，却是已經枯殘了的，他不覺注意起來。瀾姑如同不知道屋裏有人似的，仍舊蕭然的畫她的畫。

後面聽見笑聲，永明端着一碗漿糊，先走進來。後面跟着一個女子，穿着

青蓮紫的綢子長袍，襟前繫着一條白的圍裙，手裏握着一大捲的五色紙。永明放下碗，便道：『這是我的二姊宜姑，』他忙鞠躬，宜姑笑着讓他坐下，一面挽起袍袖，走到窗前，取了一把裁紙刀；一面笑道：『我們要預備些新年的點綴品，你也來幫我們的忙罷。』她自己便拉過一張椅子來，坐在中間長圓桌的旁邊。

他忸怩的走過去，站在桌前。永明便將宜姑裁好了的紙條兒，紅綠相間的黏成一條很長的練子。他也便照樣的做着。

宜姑閒閒的和他談話。他覺得她那紫衣，正襯她嫩白的臉。頰上很深的兩個笑渦兒。濃黑的頭髮，很隨便的挽一個家常髻。她和瀾姑相似處，就是那雙大而深的眼睛，此外竟全然從兩樣的。——他覺得從來不曾見過像宜姑這樣美麗溫柔的姊姊。

永明喚道：『瀾小姐不要儘着畫了，也來幫我們！』瀾姑只管低着頭，說：『你黏你的罷，我沒有工夫。』宜姑看着永明道：『你讓她畫罷，我們三個人做，就殺了。』回頭便問他：『聽說你姊姊走了，誰送她去的？』他連忙答應說：『是我舅舅送她去，等她結婚以後，舅舅就回來的。』永明笑問：

「早晨你哭了麼？」他紅了臉只笑着。宜姑看了永明一眼，微微一笑，笑裏含着禁止的意思。

他不覺感激起來。但永明這一句話，在他並沒有什麼大刺激，他便依舊黏着紙鍊子。

搖籃裏的嬰兒，忽然哭了。宜姑連忙去挪了過來，放在自己座旁。他看見裏面臥着的孩子，用水紅色的小被裹着，頭上帶一頂白絨帶纓的小帽，露出了很白的小臉。永明笑說：「這是娃娃，你看他胖不胖？」他笑着點一點頭。——宜姑口裏輕輕的唱着，手裏只管裁紙花，足却踏着搖籃，使他微微動搖。

他忽然想起，便低低的問道，「你的大姊呢？」永明道，「我沒有大姊。」他看了宜姑又看瀾姑，正要說話，永明會意，便說：「我們弟兄姊妹在一塊兒排的，所以我有大哥，二姊，三姊，我是四弟——娃娃是哥哥的女兒。」

娃娃的頭轉側了幾下，便又睡着了。他注目看着，覺那小樣兒非常的可愛，便伸手去摩她嫩紅的面頰。娃娃的眼皮微微的一動，他連忙縮回手去，宜姑看着他溫柔的一笑。

一個僕婦從外面進來，說：「二小姐，老太太那邊來了電話了，」宜姑便

站起。走了出去。

永明笑道：『我們這位二小姐，就是一位宰相。上上下下的事，都是她一手經理。母親又寵她……』瀾姑正洗着筆，聽見便說：『別怪母親寵她，她做事又周全又痛快；除了她，別人是辦不來的！』永明笑道：『你又向着她了！我不信我就不會接電話，更不信我們一家子捧鳳凰似的，只捧着她一個！』瀾姑擡頭看着永明道：『別說昧心話了，難道你就不捧她？去年她病在醫院裏，是誰哭的一夜沒有睡覺來着？——』永明笑說：『我不知道——』不要提那個了，我看除了她之外，也沒有一個人能得你的心悅誠服……』

宜姑進來了，笑向瀾姑說：『外婆來了電話，說要接母親和我們兩個今晚去喫飯。我說嫂嫂不在家，娃娃沒人照應，母親說叫你跟着去呢。』瀾姑皺眉道：『我不喜歡去！外婆倒罷了，那些小姐派的表姊妹們，我實在跟她們說不到一塊兒！』宜姑笑道：『左右是應個景兒，誰請你去演說？一會兒琴姊和翠姊要親自來接的。』永明忙問：『請我了沒有？』宜姑道：『沒有。』永明笑道：『我一定問問外婆去，一到了請喫飯，就忘了我；到了我們學校裏開遊藝會，運動會，怎麼不忘了問我要入場券？……』瀾姑道：『既如此。你去罷。』

永明道：『人家沒有請我，怎好意思的！就是請我，我也不去，今晚我自己還請人喫飯呢！』說着便看他一笑。

宜姑又問：『妹妹，你倒底去不去？』瀾姑放下筆，伸一伸懶腰，抱膝微笑道：『忙什麼的，她們還沒有來呢，』宜姑道：『等到她們來，豈不晚了，母親又要着急的。』瀾姑慢慢的說：『那你為什麼不去？』宜姑坐下，仍舊剪着紙，一面說：『我何曾不想去？娃娃的奶媽子又是新來的，交給她不放心。而且這兩天往往有送年禮，那一家的該收下。那一家的該壁回，你自己想如能了這些事，我就樂得去，你就留在家裏，享你的清福。』瀾姑想了一想，道：『這樣還是我去罷，』宜姑笑道：『是不是！你原是名士小姐的角色，還是穿上衣服，在母親身旁一坐，比甚麼都舒服……』

娃娃又哭了，這回眼睛張得很大，哭得也很急促。宜姑看一看手錶，俯下去親一親她，說：『真的，忘了叫娃娃喫奶了，別哭，抱你找奶媽去。』一面輕輕的將娃娃連被抱起，這時奶媽子已經進來，宜姑將娃娃遞給她，替她開了門，說：『到娃娃屋裏去罷，別讓她多喫了，』奶媽子連聲答應着，就帶上門出去。

話說未了，外面人來報道：『老太太那邊兩位小姐來了。』宜姑連忙脫下圍裙，迎了出來。——他十分瑟縮，要想躲開，永明笑道：『你怕什麼？我們坐在琴後，不理她們就是了，』說着兩個人從長椅上提過兩個靠枕，忙跑到琴後抱膝坐下。

她們一邊說笑着進來，琴後望去不甚真切，只彷彿是兩個頭髮燙得很鬢曲，衣服極華麗的女子。又聽得瀾姑也起來招呼了。她們走到爐邊，伸手向火，一面笑說：『宜妹今天真俏皮呵！怎樣想開了穿起這紫色的衣服？』宜姑笑道：『可不是，母親替我做的，因為她喜歡這顏色。去年做的，這還是頭一次上身呢』一面忙着按鈴叫人倒茶。

那個叫翠姊的走到琴前，——永明搖手叫他不要作聲，——拿起瀾姑的畫來看，回頭笑道：『瀾妹，你怎麼專愛畫那些頹敗的東西？』瀾姑只管收拾着畫具，一面說：『是呢，人家都畫，我就不畫了。人家都不畫的，我才畫呢？』翠姊也走過來，說，『你的脾氣還是不改——上次在我們家裏，那位曾小姐要見你，你爲什麼不見呢？』瀾姑道：『但至終也見了呵！』翠姊笑說：『她以後對我們評論你了。』瀾姑擡頭道：『她評論我什麼？』翠姊過來倚在琴姊肩

上，笑說：『說了你别生氣！——她說你真是滿可愛的，只是太狷傲一點。』琴姊道，『論她的地位，她又是生客，你還是應酬她一點好。』瀾姑冷笑道：『狷傲！可惜我就是這樣的狷傲麼！她說我可愛，謝謝她！人說我不好，不能貶損我的價值；人說我好，更不能增加我的身分！我生來又不會說話，我更犯不着為她的地位去應酬她……』

琴和翠相視而笑。宜姑端過茶來，笑說：『姊姊們不要理她，那孩子太嬌癖了，母親在樓上等着你們呢。』她們端起杯來，喝了一口，就都上樓去。

永明和他從琴後出來，永明笑道：『瀾小姐真能辯論呵！連我聽着都覺得痛快！那位曾小姐我可看見了，這種妖妖嬈嬈的樣子，我要有三個眼睛，也要挖出一個去！』宜姑看了永明一眼，回頭便對瀾姑說：『妹妹，不是太立崖岸了，同在人家作客，何苦來……』瀾姑站了起來說：『我不怪別人！只是翠琴二位太氣人了，好好的又提起那天的事作什麼？那天我也沒有得罪她，她們以為我聽說人批評我驕傲，我就必得應酬她們，豈知我更得意！』宜姑笑道：『得了，上去打扮罷。母親等着呢。』瀾姑出去，又回來，右手握着門鈕，說：『今天熱得很，我不穿皮襖，穿駱駝絨的罷。』宜姑一面坐下，拿起疊好的五色

紙來，用針縫起，一面說：『可別凍着玩，穿你的皮襖去是正經！』瀾姑說：『不，外婆屋裏永遠是暖的，只是一件事，我不穿我那件藕合色的，把你的那件魚肚白的給我罷。』宜姑想了一想道：『在我窗前的第二層櫃屜裏呢，你要就拿去罷——只是太素一點了，外婆不喜歡的。』說完又笑道：『只要你樂意就好，否則你今天又不痛快。』永明笑道：『你要盼望她顧念別人，就不對了。她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的！』瀾姑冷笑道：『我便是楊朱的徒弟，你要做楊朱的徒弟，他還不要你呢！』說着便自己開門出去了。

宜姑自送着她出去，回頭對永明說：『她脾氣又急，你又愛逗她……』永明連忙接過來說：『說得是呢。她脾氣又急，你又總順着她，慣得她菩薩似的，只拿我這小鬼出氣！』宜姑笑道：『罷了！成天爲着給你們勸解，落了多少不是！』一面拿起剪刀來，在那些已縫好的紙上，曲折的剪着，慢慢的伸開來，便是一朵朵很燦爛的大繡毬花。

這時桌上的紙已盡，永明說：『都完了，我該登山爬高的去張羅了！』一面說便挪過一張高椅來，放那屋角，自己站上，又回頭對他說：『你也別鬧着，就給我傳遞罷！』他連忙答應着，將那些紙涼子，都拿起掛在臂上，走近

椅前。宜姑過來扶住椅子；一面仰着臉指點着，椅子漸漸的挪過四壁，紙練子都裝點完了。然後宜姑將那十幾個花毬，都懸在紙練的交結處，和電燈的底下。

永明下來，兩手又着看着，笑道：『真輝煌，電燈一亮，一定更好，……』這時聽得笑語雜沓，從樓上到了廊下。宜姑向永明道，『你們將這些零碎東西收拾了罷，我去送她們上車去。』說着又走出去。

他們兩個忙着將桌上一切都挪開了，從琴後提過那兩個靠枕來，坐在爐旁，剛坐好；宜姑已抱着小狗進來，永明又起來，替她拉過一張大沙發，說：『事情都完了，你也該安身的坐一會子了。』宜姑笑着坐下，她似乎倦了，只懶懶的低頭撫着小狗，暫時不言語。

天色漸漸的暗了下來，爐火光裏，他和永明相對坐着，談得很快樂。他尤其覺得這閃閃的光焰之中，映照紫衣絳頰，這屋裏一切，都極其綿密而溫柔。這時宜姑笑着問他：『永明在學校裏淘氣罷？你看他在家裏跳盪的樣子！』他笑着看永明說：『他不淘氣，只是活潑，我們都和他好。』永明將頭往宜姑膝上一倚，笑道：『你看如何？你只要找我的錯兒。可惜找不出來！』宜姑摩

撫着永明的頭髮，說：『別得意了！人家客氣，你就居之不疑起來。』

這時有人推門進來，隨手便將幾盞電燈都捻亮了。燭光之下一個極年輕的婦人，長身玉立。身上是一套淺藍天鵝絨的衣裙，項下一串珠鍊，手裏拿着一個白狐手籠。開了燈便笑道：『這屋裏真好看，你們怎樣安靜？——還有客人。』一面說着已走到爐旁，永明和他都站起來。永明笑說：『這是我大哥永琦的夫人，琦夫人今天省親去了一天。』他又忸怩的欠一欠身。

宜姑仍舊坐着，拉住琦夫人的手，笑說：『夫人省親怎麼這早就回來？你們這位千金，今天真好，除了喫就是睡。這會子奶媽伴着，在你的屋裏。』琦夫人放下手籠，一面也笑說：『我原是打電話打聽娃娃來着，他們告訴我，娘和瀾妹都到老太太那邊去了，我怕你悶，就回來了。』

那邊右方的一個門開了，一個僕人垂手站在門邊，說：『二小姐，晚飯開好了。』永明先站起來，說：『做了半天工，也該喫飯了，』又向他說：『只是家常便飯，不配說請，不過總比學校的飯菜好些。』大家說笑着便進入餐室。

餐桌中間擺着一盆水仙花，旁邊四付匙箸，靠牆一個大玻璃櫃子，裏面錯

華的排掛着精緻的杯盤，壁上幾幅玻璃框嵌着的圖畫，都是小孩子，或睡或醒，或啼或笑。永明指給他看，說：『這都是我三姊給娃娃描的影神兒，你看像不像？』他擡頭仔細端詳說：『真像！』永明關上門，指着門後用圖釘釘着的，一張白橡皮紙，寫着碗大的「靠天喫飯」四寸八分大字，說：『這是我寫的。』他不覺笑了，就說：『前幾天習字課的李老師，還對我們誇你來着，說你天分高，學那一體的字都行。』這時宜姑也走過來，一看笑說：『我今天早起才摘下來，你怎麼又釘上了？』永明道：『你摘下來做什麼？難道只有瀾姑畫的胖孩子配張掛？誰不是靠天喫飯？假如現在忽然地震，保管你飯喫不成！』琦夫人正在餐桌邊，推移着盤盃，聽見便笑道：『什麼地震不地震，過來喫飯是正經。』一面便拉出椅子來，讓他在右首坐下。他再三不肯。永明說：『客氣什麼？你不坐我坐。』說着便走上去，宜姑笑着推永明說：『你怎麼越大越沒禮了！』一面也只管讓他，他只得坐了。永明和他并肩。琦夫人和宜姑在他們對面坐下。

只是家常便飯，兩湯四肴，還有兩碟子小菜，却十分的潔淨甘香。桌上隨便的談笑，大家都覺得快樂，只是中間連三接四的僕人進來回有人送年禮。宜

姑便時時停箸出去，寫回片，開發費錢。永明笑說：『這不是靠天喫飯麼？天若可憐你，這些人就不這時候來，讓你好好的喫一頓飯！』琦夫人笑說：『人家忙得這樣，你還拿她開心！』又向宜姑道：『我喫完了，你用你的飯，等我來罷。』末後的兩次，宜姑便坐着不動。

飯後，淨了手，又到客室裏。宜姑給他們端過了兩碟子糖果，自己開了琴蓋，便去彈琴。琦夫人和他們談了幾句，便也過去站在琴邊。永明忽然想起，便問說：『大哥寄回的那本風景畫呢？』琦夫人道：『在我外間屋裏的書架上呢？你要麼？』永明起身道：『我自己拿去，』說着便要走。宜姑說：『真是我也忘了請客人看畫本。你小心不要攪醒了娃娃。』永明道：『她在裏間，又不礙我的事，你放心？』一面便走了。

琴側的一圈光影裏，宜姑只悠暇的彈着極低柔的調子，手腕輕盈的移動之間，目光沉然，如有所思。琦夫人很嬌慵地，左手支頤倚在琴上，右手弄着項下的珠鍊。兩個人低低的談說，時時微笑。

他在一邊默然的看着，覺得琦夫人明眸皓齒，也十分的美，只是她又另是一種的神情，——等到她們偶然回過頭來，他便連忙擡頭看着壁上的綵結。

永明抱着一個大本子進來，放在桌上說：『這是我大哥從瑞士寄回來的風景畫，風景真好！』說着便拉他過去：『一齊俯在桌上，一版一版的往下翻。他見着每版旁都註着中國字，永明說：『這是我大哥翻譯給我母親看的，他今年夏天去的，過年秋天就回來了。你如要什麼畫本，告訴我一聲。我打算開個單子，寄給他，請他替我採辦些東西呢。』他笑着，只說：『這些風景真美，給你三姊作圖畫的藍本也很好。』

聽見那邊餐室的鐘，噹噹的敲了八下。他忽然驚覺，該回去了！這溫暖甜適的所在，原不是他的家。這時那湫隘黯舊的屋子，以及舅母冷淡的臉，都突現眼前，姊姊又走了，使他實在沒有回去的勇氣。他躊躇片晌，只無心的跟着永明翻着畫本……至終他只得微微的歎了一口氣，站起身來，說：『我該走了，太晚了家裏不放心』永明拉住他的臂兒，說：『怕什麼。看完了再走，才八點鐘呢！』他說：『不能了，我舅母吩咐過的。』宜姑站了起來，說：『倒是別強留，甯可請他明天再來。』又對他說：『你先坐下，我吩咐我們家裏的車送你回去。』他連忘說不必，宜姑笑說：『自然是這樣，太晚了，坐街上的車，你家裏更不放心了。』說着便按了鈴，自己又走出甬道去。

琦夫人笑對他說：『明天再來玩，永明在家裏也悶得慌，橫豎你們年假裏都沒有事。』他答應着，永明笑道：『你肯再坐半點鐘，就請你明天來。否則明天你自己來了，我也不開門！』他笑了。

宜姑提着兩隻蒲包進來，笑對他說：『車預備下了，這兩包果點，送你帶回去。』他忙道謝，又說不必。永明笑道：『她拿母親還沒過目的年禮做人情，你還謝她呢，趁早兒給我帶走！』琦夫人笑道：『你真是張飛請客，大呼大喊的！』大家笑着，已出到廊上。

琦夫人和宜姑只站在階邊，笑着點頭和他說：『再見。』永明替他提了一個蒲包，小哈巴狗也搖着尾跳着跟着。門外車上的兩盞燈已點上了。永明看着放好了蒲包，圍上氈子，便說：『明天再來，可不能放你早走！』他笑着：『明天來了，一輩子不回去如何？』這時車已拉起，永明還在後面推了幾步，才喚着小狗回去。

他在車上聽見掩門的聲音，忽然起了一個寒噤，樂園的門關了。將可憐的他，關在門外！他覺得很恍惚，很悵惘，心想：怪不得永明在學校裏，成天那種活潑笑樂的樣子，原來他有這麼一個和美的家庭！他冥然的回味着這半天的

經過，事事都極新穎，都極溫馨……

車已停在他家的門外，板板的黑漆的門，橫在眼前。他下了車，車夫替他提下兩個蒲包，放在門邊。又替他敲了門，便一面拭着汗，拉起車來要走。他忽然想應當給他賞錢，按一按長衫袋子，一個銅子都沒有，躊躇着便不言語。

裏面開了門，他自己提了兩個蒲包，走過漆黑的門洞。到了院子裏，略一思索，便到上房來。舅母正抽着水煙，看見他，有意無意的問，『付了車錢麼？』他說：『是永明家裏的車送我來的。』舅母忙叫王媽送出賞錢去。王媽出去時，車夫已去遠了，——舅母收了錢，說他糊塗。

他沒有言語，過了一會，說：『這兩包果點是永明的姊姊給我的——留一包這裏給表弟兄喫罷』他兩個表弟兄聽說：『便上前要打開箱兒。舅母攔住，說：『你帶下去罷，他們都已有了。』他只得提着又到廂房來。

王媽端下一盞油燈，又拿進些碎布和一碗漿糊，坐在桌子對面，給他表弟兄黏鞋底：一邊和他作伴。他呆呆的坐着，望着這盞黯黯的燈，和王媽困倦的臉，只覺得心緒潮湧。轉身取過紙筆，想寫信寄他姊姊，他沒有思索，便寫：

『親愛的姊姊：

你撇下我去了我真是無聊，我真是傷心；世界上只剩了我，四圍都是不相干的冷淡的人！姊姊呵，家庭中要沒有姊妹，如同花園裏沒有香花，一點生趣都沒有了！親愛的姊姊，紫衣的姊姊呵！……」

這時他忽然憶起他姊姊是沒有穿過紫衣的，他的筆兒不覺頹然的放下了！他目前突然湧現了他姊姊的黑瘦的臉，顴骨高起，無表情的近視的眼睛。行前兩三個月，匆匆的趕自己的嫁衣，只如同替人作女工似的，不見煩惱，也沒有喜歡。她的舉止，都如幽靈浮動在夢中。她對於任何人都很漠然，對他也極隨便，難得牽着手說一兩句喁問寒暄的話。今早在車上，呆呆的望着他的那雙眼睛，很昏然，很呆然，似乎不解什麼是別離，也不推想自己此別後的命運……他更呆然了，眼珠一轉，看有了紫衣的姊姊！雪白的臂兒，凜然的笑頰，澄深如水的雙眸之中，流泛着溫柔和愛……這紫衣的姊姊，不是他的，原是永明的呵！

他從來所絕未覺得的：母親的早逝，父親的遠行，姊姊的麻木，舅家的淡漠，這時都兜上心來了！——就是這一切，這一切，深密縱橫的織成了他十五年灰色的生命！

他慢慢將筆兒靠放在墨盒蓋上，呆呆的從潤濕的眼裏，凝望着燈光。覺得焰彩都暈出三四重，不住的淒顫——至終他淚落在紙上。

王媽偶然抬起頭來看見，一面仍舊理着碎布，一面說，『你想你姊姊了！別難過，早些睡覺去罷，要不就找些東西玩玩。』他搖着頭歎了一口氣，站了起來，將那張紙揉了，便用來印了眼淚。無聊的站了一會，看見桌上的那碗漿糊，忽然也要糊些紙練子掛在屋裏。他想和舅母要錢買五色紙，便開了門出去。

剛走到上房窗外，聽得舅母在屋裏，排揎着兩個表弟，說，『那來這許多錢，買這個，買那個？一天只是喫不穀玩不穀的！』接着聽見兩個表弟咕咕啾啾的聲音。他不覺站住了，想了一想，無精打采的低頭回來。

一眼望見椅上的兩個蒲包——他無言的走過去，兩手按着，片晌，便取下那上面兩張果店的招牌紙。回到桌上，拿起王媽的剪子，剪下四邊來。又勻成極仄的條兒，也紅綠相間的黏成一條紙練子。

不到三尺長，紙便沒有了。他提着四顧，一轉身躑躅着便掛在帳鉤子上，自己也慢慢的臥了下去。

王媽不曾理會他，只睜着困乏的眼睛，疲緩的黏着鞋底。他右手托腮，歪在枕上。看着那黯舊的灰色帳旁，懸着那條細長的，無人讚賞的紙練子，自己似乎有一種淒涼中的怡悅。

### 十七 說幾句愛海的孩氣的話

白髮的老醫生對我說，『可喜你已太好了。城市與你不宜，今夏海濱之行，也是取銷了為妙。』

這句話如同平地起了一個焦雷！

學問未必都在書本上。紐約康橋芝加哥這些人煙稠密的地方，終身不去也沒有什麼。只是說不許我到海邊去，這却太使我傷心了。

我抬頭張目的說，『不，你沒有阻止我到海邊去的意思！』

他笑道，『是的，我不願意你到海邊去。太潮濕了，於你新愈的身體沒有好處。』

我們爭執了半點鐘，至終他說，『那麼你去一個禮拜罷！』他又笑說，『其實秋後的湖上，也殼你玩的了！』

我愛慰冰，無非也是海的關係。若完全的叫湖光代替了海色，我似乎不大甘心。

可憐，沙穰的六個多月，除了小小的流泉外，連慰冰都看不見！山也是可愛的，但和海比，的確比不起，我有我的理由！

人常常說『海闊天空。』只有在海上的時候，才覺得天空闊達到了盡量。處在山上的時候，走到巖壁中間，有時只見一線天光。卽或是到了山頂，而因着天末是山，天與地的界線便起伏不平，不如水平線的齊整。

海是藍色灰色的。山是黃色綠色的。拿顏色來比，山也比海不過。藍色灰色含着莊嚴淡遠的意味，黃色綠色却未免淺顯小方一些。固然我們常以黃色爲至尊，皇帝的龍袍是黃色的，但皇帝稱爲『天子』，天比皇帝還尊貴，而天却是藍色的。

海是動的，山是靜的。海是活潑的，山是呆板的。晝長人靜的時候，天氣又熱，凝神望着青山，一片黑鬱鬱的連綿不動，如同病牛一般。而海呢，你看她沒有一刻靜止！從天邊微波粼粼的直捲到岸邊，觸着崖石，更欣然的濺躍了起來，開了燦然萬朵的銀花！

四圍是大海，與四圍是亂山，兩者相較，是如何滋味，看古詩便可知道。比如說海上山上看月出，古詩說，『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細細咀嚼，這兩句形容亂山，形容得極好，而光景何等臃腫，崎嶇，僵冷？讀了不使人生快感。而『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也是月出，光景却何等嫵媚，遙遠，璀璨！

原也是的，海上沒有紅，白，紫，黃的野花，沒有藍雀，紅襟，等等美麗的小鳥。然而野花到秋冬之間，便都萎謝，反予人以凋落的淒涼。海上的朝霞晚霞，天上水裏反映到不止紅白紫黃這幾個顏色。這一片花，却是四時不斷的。說到飛鳥，藍雀，紅襟自然也可愛。而海上的沙鷗，白胸翠羽，輕盈的飄浮在浪花之上。『凌波微步，羅襪生塵。』看見藍雀，紅襟，只使我聯憶到『山禽自喚名。』而見海鷗，却使我聯憶到千古頌讚美人，頌讚到絕頂的句子，是『婉若游龍，翩若驚鴻！』

在海上又使人有透視的能力，這句話天然是真的！你倚欄俯視，你不由自主的要想起這萬頃碧琉璃之下，有什麼明珠，什麼珊瑚，什麼龍女，什麼鮫紗。在山上呢，很少使人想到山石黃泉以下，有什麼金銀銅鐵。因為海水透

明，天然的有引入們思想往深裏去的趨向。

簡直越說越沒有了，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我以為海比山強得多，說句極端的話，如我犯了天條，賜我自殺，我也願投海，不願墜崖！

爭論真有意思！我對於山和海的品評，小朋友們愈和我辯駁愈好。『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這樣世界上才有個不同和變換。假如世界上的人都是一樣的臉，我必不願見人。假如天下人都是一樣的嗜好，穿衣服的面色式樣都是一般的，則世界成了一個大學校，男女老幼都穿一樣的制服。想至此不但好笑，而且無味！再一說，如大家都愛海呢，大家都搬到海上去，我又不得清靜了！

## 十八 好夢

自從太平洋舟中，銀花世界之夜以後，再不曾見有團圓的月。

中秋之夕，停舟在慰冰湖上，自黃昏直至夜深，只有黑雲屯積了來，湖面壓得黯沉沉的。——

又是三十天了，秋雨連綿，十四十五兩夜，都從雨聲中度過，我已拚將

明月忘了！

今夜晚餐後，她竟來看我，竟然談到慰冰風景，竟然推窗——窗外樹林和草地，如同罩上一層嚴霜一般『月兒出來了！』我們喜出意外的，匆匆披上外衣，到湖旁去。

曲曲折折的離開了徑道，從露濕的秋草上踏過，輕軟無聲。斜坡上再下去，湖水已近接足下。她的外衣鋪着，我的外衣蓋着，我們無言的坐了下去，微微的覺得秋涼。

月兒並不十分清明。四圍朦朧之中，山更青了，水更白了。湖波淡淡的如同疊錦。對岸遠處一兩星燈火閃爍着。湖心隱隱的聽見笑話。一隻小舟，載着兩個人兒，自淡霧中，徐徐泛入林影深處。

回頭看她，她也正看着我。月光之下，點漆的雙睛，烏雲般的頭髮，臉上堆着東方人柔靜的笑。如何的可憐呵！我們只能用着西方人的言語，彼此談着。

她說着十年前，怎樣的每天在朝露還零的時候，抱着一大堆花兒從野地上回家裏去。——又怎樣的赤着腳兒，一大羣孩子拉着手，在草地上，和着最柔

媚的琴聲跳舞。到了酣暢處，自己覺得是個羽衣仙子。——又怎樣的喜歡作活計。夏日晚風之中，在廊下拈着針兒，心裏想着剛看過的書中的事。這些滿含着詩意的話，沁入心脾，只有微笑。

漸漸的深談了，談到西方女孩子的活潑，和東方女孩子的溫柔。談到哲學。談到朋友，引起了很長的討論，『淡交如水』，是我們不約而同的收束。結果圓滿，興味愈深，更爽暢的談到將來的世界，漸漸侵入現在的國際問題。我看着她，忽然沒有了勇氣。她也不住的弄着衣緣，言語很吞吐。——然而我們竟將許多傷心舊事，半明半晦的說過。『最缺憾的是一時的國際間的私意！理想的和愛的天國，離我們竟還遙遠，然而建立這天國的責任，正在我們：』她低頭說着，我輕輕的接了下去，『正在我們最能相互了解的女孩兒身上。』

自此便無聲響。剛纔的思想太沉重了，這雲淡風輕的景物，似乎不能負載。我們都想掙脫出來，却一時再不說什麼好。數十年相關的歷史，幾萬萬人相對的感情，今夜竟都推在我們兩個身上——惆悵到不可言說！

百步外一片燈光裏，歡樂的歌聲悠然而起，穿林度水而來——我們都如夢

醒，『是西方人歡愉活潑的精神呵！』她含笑的說着，我長吁了一口氣！

思想又擴大了，經過了第二度的沉默——只聽得湖水微微激蕩，風過處橡葉墜地的聲音。我不能再說什麼話，也不肯再說什麼話——她忽然溫柔的撫着我的臂說：『最樂的時間，就是和最知心的朋友，同在最美的環境之中，却是彼此靜默着沒有一句話說！』

月兒愈高，風兒愈涼。衣裳已受了露濕，我們都覺得支持不住。——很疲緩的站起，轉過湖岸，上了層階，迎面燦然的立着一座燈火樓台，她邀我到她樓上屋裏去，捧過記念本子來，要我留字。題過姓名，在『快樂思想』的目標之下，我略一沉吟，便提起筆寫下去，是『月光的底下，湖的旁邊，和你一同坐着！』

獨自歸來的路上，瘦影在地。——過去的一百二十分鐘，憧憬在我的心中，如同做了一場好夢。

## 十九 悟

這封信，他翻來覆去的足足的看了三十遍。他左手支頤，身子斜靠着椅

背；燈光之下，一行行的瘦稜稜的字，似乎都從紙上森立了起來。他咬着脣兒沉默有二十分鐘，猛然的將這封信照原痕疊起，望桌上一擲，手接着前額，疲緩的站了起來——這時纔聽得窗外下了一天的秋雨；竟未曾停住。

他撩開窗簾一看，樹叢下透出零亂的燈光，光影中襯映出兩絲風片。凝立了片晌，回頭又頹然的坐下，不期然的又從桌上拿起那封信來，慢慢的展開，聚精凝神的又讀了一遍。

『星如兄：

屢屢聽得朋友輩談到你，大會中的三天，不期遇到你；得接清談，自謂有幸！

新月在天，浪花飛濺之夜，岩上同坐，蒙你懇切的糾正了我的人生哲學。三日的新交，推誠若此，我心中未嘗不受極大的感動。然而我的意思，你又豈能了解知道？你是一個生活美滿完全的人，一切世界上成問題的事，在你都不成問題。似你這麼一個天之驕子，人之嬌子，安能不覺得人世如天國！我呢，不到五歲，就亡過了我不幸的母親；到了十三歲，我的父親又棄我而逝。從那一年起，我半工半讀，受了十年的苦，流離顛沛，在芒刺的世界上度過。如今

我是完全孤立的，世上沒有一個親我愛我之人，我的人生哲學，絕不是出於一時之怨憤；二十三年的苦日子，我深深的了解人生！世界是盲觸的，人類都石塊般的在其中顛簸；往深裏說，竟是個劍林刀雨的世界！不知有多少青年，被這紛落的刀劍，刺透了心胸，血肉模糊的死亡呻吟在地上。你不過是一個鋒鏑餘生，是刀劍叢中一個倖免者，怎能以你概括其餘的呢？

說到『自然』的慰藉，這完全由於個人的心境，自我看來，世界只是盲觸的，大地盲觸而生山川，太空盲觸而生日月星辰，大氣盲觸在天為雨雲霞，在地為林木花草，一切生存的事物，都有他最不幸最痛苦的歷史，都經過數千萬年的淘汰奮鬥，『天地不仁，萬物芻狗』，若真以此為慰藉，不知更有若干的感憤了！無數盲觸之中，有那一件是可證明「愛」之一字呢？

不提人類便罷，提起人類，不知我要迸出若干血淚！制度已定，階級已深，自私和自利，已牢牢的在大地上立下根基，這些高等動物，不惜以各種卑污的手段，或個人，或團體，或國家，向着這目的鼓勵奔走，種種虛偽，種種殘忍，『當面輸心背面笑，翻手作雲覆手雨』，什麼互助，什麼同情，這一切我都參透了！——天性之愛，我已幾乎忘了，我不忍回想這一步——如今我不

信一切，否認一切，我所信的只是我自己！

因此，我堅確的信人生只有痛苦，只有眼淚，在無聊賴無目的底求學之中，我也專攻。數理，從百，千，萬，億，呆板枯燥的數目中討生活，我的人文哲學……打開天窗說亮話，不來利益人羣，不求造福社會，我只求混一碗飯喫，救自己於飢渴死亡，澈底說，我直是沒有人生哲學，我厭恨哲學文藝等等高超玄怪的名詞！我信世界上除了一加一是二，二加二是四，是永無差錯的天經地義之外；種種文藝哲理，都是泡影空花，自欺欺人的東西！世界上的事物，不用別的話來解釋，科學家枯冷的定義，已說盡了一切。

話雖如此，我對你却仍不能不感謝，尤願你能以你的心靈之火，來燃起我的死灰。——此外有一句枝節的話，前日偶同幾位朋友提起我們的談話；一個朋友笑說，「奇怪呢，他只管鼓吹愛的哲學，自己却是一個冷心冷面的人。」又有一個朋友說：「他這個人很不容易測度，乍看是活潑坦易，究竟是冷冷落落的。一談了一會，對於你的了解竟是言人人殊。前幾天訪你不遇，順便去探問孝起；在他桌上無意中看見了你的那篇長詩甯可我愛天下人，似抒情，似敘事，絕好的題目，而詩中充實了「不可天下人愛我」的意思，詞句清麗而詞意

凝冷，反覆吟誦之下，我更不了解你！原不應這般相問的，不過我仍是從活潑坦易這一方面認得你，或肯以赤子之心相告，祝你快樂！

你的朋友鍾梧。」

他神經完全錯亂了，片晌——勇決的站起，將信折放在袋裏，從複室裏取了雨衣和氈子，一逕的走了出去。

穿過甬道，一個室門開着，燈光之下，案頭書紙凌亂，孝起只穿着襯衣，正忙着寫字。聽見腳聲，擡頭看見他，停了筆轉身問道：『外面很大的雨，你要到那里去？』他站住了，右手扶在門框上，頭靠着右臂，無力的說：『我麼，頭痛得很，想出去換一換空氣。』孝起道，『何至於冒雨而走，多開一會窗戶就好了，再不然在廊上小立也好。』他慢慢的穿起雨衣，悄然微笑低頭便走。孝起望着他的背影，搖首笑歎道：『勸你不聽，早晚病了纔罷，總是這樣幽靈般的行逕！』

開了堂門，已覺得雨點撲面，泥濘中他茫然的隨着腳蹤兒只管走了下去。只覺得經過了幾處樓臺燈火，又踏着濕軟的堆積的落葉……猛擡頭，一燈在雨絲中淒顛，水聲潺潺，竟已到了湖畔。他如夢方醒，『這道不近呵！真是念茲

在茲。」原來他又到了一天臨照幾次的湖上來了！

一時驚悟，又低着頭，兩手放在衣袋裏，憑着遠處燈火的微光，曲曲折折的只顧沿着湖岸走。只覺得地下一陣陣的濕冷上來，耳中只聽得水聲雨聲。——忽然覺得從沉黑中，繞進了砌花的短牆，白石的層階，很清晰的呈現在脚下。一步一步緩緩的走了上去，已進入紅瓦紅欄的方亭子裏。他一聲微歎，摘下雨帽，往石桌上一擲，走向亭前，兩手緊扶着欄杆。縱目望處，亭下綠絨似的層列的松樹，小峯般峭立在濛濛的白霧裏。湖是完全看不見了，只對岸一星愛的燈光在雨中閃爍，……

他猛憶起剛才的信來，又頹然退坐在石椅上，兩手扶着頭。那瘦稜的字，又浮現在他的眼前，在幻影中他重讀了一遍，他神魂失了依據——他伏在石几上沈沈如睡的過了有幾十分鐘。

漸覺得雨聲住了，慢慢的睜開眼，忽見一片光明，湖山起舞！驚詫的站了起來，走出亭外，果然的，不知何時雲收雨霽，滿湖都是月！

他凝住了，湖上走過千百回，這般光明的世界，確還是第一次！疊錦般的湖波，漾着溶溶的月。雨過的天空，清寒得碧琉璃一般。湖旁一叢叢帶雨的密

葉，閃爍向月，璀璨得如同火樹銀花。地下濕影參差，湖石都清澈的露出水面。……

這時他一切的煩惱都忘了，脫下雨衣，帶着氈子，從松影掩映中，翻身走下亭子，直到了水畔。他堅凝的立着，看着醉人的湖水，在月下一片柔然無聲。他覺得一身浸在大自然裏，天上，地下，人間，只此一人，只此一刻。忽然新意奔注入他的心裏，他微笑着慢慢的脫下外面的衣服，登立在短牆上，張手向着明月。微微的一聲歡呼，他舉臂過頂，燕子般自牆上縱身一躍，掠入水裏。

柔波中浮沉了數回，便又一躍到水面來；他兩臂輕輕的向後划着，在水中徐徐翻轉，向着湖心前進。口裏悠緩的吹着短歌……湖月臨照着，湖樹環繞着，山半的亭子，水邊的斷橋，都悄悄的停在涼景之中。湖旁幾點燈光仍舊遙遙遠射，萬籟靜寂，只有在他周圍的湖波，一片慧光流轉。

他又慢慢的划轉來，仰望天上涼雲漸生。脚踏着了湖岸，便在石上站了起來，走到牆邊，將氈子往身上一裹，臥在沙上，凝注天空，默然深思。

雨點漸漸又從雲中灑來，明月漸漸隱去。……

孝起早晨到餐室裏，不曾看見他下樓用飯。桌上却有一封他的信，是從國內來的，隨手檢起。飯後一逕上樓來，敲了門進去，只見他蓋着氈子半倚的坐在牀上，濕亂的短髮，垂在額上，雙頰飛紅，而目光却清澈如水，如有所悟。

孝起道：『怎麼一回事？昨夜直到了十一點半鐘，還不見你回來，要去找你，又不知你到底在那裏，我只得先睡下了。這般炯炯的雙眸，又這般狼狽，難道你竟在一刻未停的雨中走了一夜？』他微笑道，『昨夜十二時至二時之間。明月滿天，有誰知道？』孝起驚道：『如此你竟是二時以後纔回來的了！我早就說了，你早晚病了纔罷！』他欠身坐好了，說，『我並不覺得怎樣，只是微微的發熱，頭昏口渴，不想起來。』孝起道，『依我說竟是到醫院裏去罷，到底有個完全的照應休息。』他想了一想說，『這個到不必，飯後也許好些，何必爲些小病，又逃幾天學！』孝起道，『也好，你少歇着罷，我吩咐樓下送飯來，我也就來伴你，你也太嬌貴了，一點涼都受不住。』說着已走到門邊，看見壁上掛着的綠漆的雨衣上的水，還時時下滴，地下已汪着一大片，不禁回頭向他笑吟着，『慘綠衣裳年幾許，怎禁風日怎禁雨！』兩句，他嗤的笑了，又笑蕭然倚枕，仰天不語。

孝起忽然又退了回來，從衣袋中掏出一封信遞給他，說，『幾乎忘了，這裏有一封國內的信——好娟秀的字！』他接了過來，喜動顏色，先在封面上反覆的看了日月，一面笑道，『我算着也該有信了？娟秀麼？這字的確比我的好，是我妹妹的筆跡。』孝起沒有話說，便走了出去，他探身道了一聲謝。

珍重又急忙的拆開了，研光箋上濃墨寫的又大又扁的字，映到眼裏，立時使他起了無限的喜悅。他急急的讀，慢慢的想，將這兩張紙看完了。

『哥哥：』

最愛讀你日記式的長信！我奇怪你那有工夫寫這許多，但這却大大的安慰了雙親和我。

前兩天叔叔來了一封信說，自你去國後，他只得你一張明信片，他極願得你的消息。我便將你的來信和詩文，都寄去給他看，他回信說：「星姪信敘事極詳，使我喜慰，惟詩文太無男子氣，去國剛三月，奈何聲哀以思若此？」

哥哥！我不許你再寫些戀別的文字了！你也太柔情了！自己偏要往淒清中着想，自作自受，我不替你可憐。但母親看到時，往往傷心，真是何

苦來！母親不是你一個人的，我不許你隨便使她受感觸！

你到底自己怎樣？生活當然適意，美的環境，可曾影響了你的思想？——家中自你行後，一切都沒有更變，只是少了你一個人，多了一件事，就是天天希望你的長信。雙親和我，一天念你念到好幾遍，我自然覺得寂寞，又少個人談笑，學業上也少得些教益。只盼這兩年光陰，如飛的過去，你早早歸來，那時真是合家歡慶。

你應許我的琴兒怎樣了？可記着在我的生日以前寄給我！

深深的祝你身心安泰。

妹重陽節。」

他看了又看，心中思量着『自作自受，我不替你可憐，但母親看到，往往傷心，真是何苦來！』一句話，不覺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倚枕支頤呆坐了一會。侍者送進飯來，他無心的看他來了，又走了。他又無心的端起水杯來正飲着，孝起也來了，一面問『怎麼樣？好一點麼？』一面便自己坐下。他沉思答道：『不覺得好，頭更沉沉的了，送我到醫院去罷。』孝起道：『這個最好，但你為何又改了意思了？』他用叉子輕輕的敲着盤子，微笑道：『為病的緣故倒不至於。但我要解決一個大問題，打出一個思想的難關，軀殼交给人家照應去，

讓出全副腦子來思索。』孝起笑着起身道：『你又來了，總是思想過度！也罷，你自己收拾，我打電話叫車子送你去。』

看護取出了他口中的寒暑表，放下了窗簾，囑咐他靜靜的甯一甯神，便微笑着帶上門出去。這時室中沉陰，他覺得腦熱如焚，反身取了牀邊几上的水瓶；滿滿的飲了一瓶水，纔又臥下。閉上眼，耳中只聽得千樹風生，漸漸的昨夜의 月下的湖光，又湧現眼前；他靈魂漸漸甯貼，昏昏沉沉的睡了一大覺。

醒來正是半夜，漆黑裏似乎一身在曠野之中，又似在高峯之上，四無依傍，周圍充滿了陰黑與虛涼。窗外葉上的雨聲，依然不止，頭已不痛了，只是倦極。他不能思索，只聽許多往事，流水般從他腦中過去。迷惘惆悵之中，到了天明，忽然雨止。

赤足起來捲上簾子，臥看朝陽從樹梢上來，一片一片的彩霞，鮫綃一般的舒卷。橫在窗前的湖水，倦而不流，也似濃睡初醒，惺忪的眼波中，含漾着餘夢……

正懨然的看着，醫生已推門進來。看護抱着一大束花，和一本書，隨在後面。大家向他微笑，醫生近前來摸了摸他的頭額，問他作了什麼辛苦的事，他

忸怩的將兩夜遊湖的事告訴了，醫生看着他笑了一笑，又在空中環視了一週，便點頭出去。

這時看護已將花插在瓶裏，捧來供在他的牀前，接過那張片子來，是孝起寫的：

『這束花帶去了幾個東西半球朋友的愛！大家都懸掛着你，願你在院不久。附上飲水詞一卷，供你消遣。我已告訴醫生了，你全愈時給我們一信，大家到院接你！』

他重新臥下，拿起書來，且不看，只對着這無數濃紅的花瓣出神。

花香中，他看着淡綠色的牆壁，白漆的牀几，一室很簡單潔淨。太陽慢慢的移過窗櫺。他微微覺暖，放下書，掀開一層氈子，坐了起來，用鉛筆尋一張明信片上寫幾個字：

『妹鑒：』

昨得重陽節來書，極慰！數日內當大忙，或未能作長信，身心均安好，勿掛。

哥哥。』

按了鈴交給了看護，從此無言偃臥，至於夜間。

夜中熱度又高，看護聽見他嗚咽嚶語。進去一看，只見他頭垂在枕旁，夢中淚流滿面；喚醒了問時，他只強笑不語，那茫然的眼光，燒紅的雙臉，都看出他昏熱非常，看護默然的退了出去，同醫生進來，裝了冰袋，放在他額前，他腦冷心熱，昏然的失了知覺。

三天的模糊昏熱之中，他却一靈不昧。他知道境由心生，便閉了目只當是母親時時刻刻坐在他牀前，一念牢牢的嚶住，到了第四天的早晨，他纔完全的清醒了。

只覺得同隔世一般，牀前堆滿了花和信——看護欣然的告訴他，這幾天之中他的朋友們怎樣不斷的探問，他自己怎樣的昏沉，如今可是大好了！他也十分喜悅，探身撥了撥几上重疊的信封，忽然中間一行瘦稜稜的字，觸了他的眼簾，連忙拿起拆開一看：

『星如兄：

一別十日，音問杳然，孝起纔函告我，你已病在醫院。當下即從鎮上趕來，正在你熱極之時，看護拒我入見。再三婉商，只從門隙中看你一

眼。你睡容清減，而迷惘之中，神氣尚完。出院時一路嗟嘆，山上走了半天，摘得野花一束，和你牀前的濃豔的玫瑰及清麗的菊花，自然比不起；但的確是我自己秋風中辛苦尋來的，願它代我伴你慰你，看着你早早復原，切祝康健！

鐘梧。」

他呆呆的拿着一張紙，得了永久的勝利似的，簌簌的落下淚來。

晚上臨睡之前，他忽然悄然的對看護說：『推我的牀到窗前去罷；也不要放下簾子來，我要看一看星辰。』看護笑着依從了他。

病中的心情，本是易感的，他今夜對於天上萬靜中滴滴的光明，更不能不戀慕讚美。『假如地上沒有花朵，天上沒有星辰，人類更不知寂寞到什麼地步！』他兩手交握着放在額上，從頭思索。太空穆然，衆星知道這青年人要在這末一夜的印證，完成了他永久的哲學，都無聲的端凝的揚光躍彩……四面繁花的溫香，暗中圍拂着，他夢禪似的，肅然的過了一夜。

出乎意外的，醫生告訴他，明天早上便可出院了，他的朋友們預備了一個茶會，却要在今夜來接的。他點首無語，『原該轉身出去迎接世界了，而這光

明肅靜的光陰，何其太短！」

這天的下午，他起來將四面的窗簾都放下了，只留下面湖的一扇，要看晚霞，取出一捲紙，一管筆，拉過椅子來，便坐在窗前。

『鍾梧兄：

為着你的一封信，我冒雨感病，我住院七天。只是一封書，何至使我如此。然而你的哲學，震撼了我的信仰，讀信之下，我進退無依。我本是一個富於悲觀思想的人，也會從厭世主義裏，打過轉身。近兩三年來，纔彷彿認出了人生之真意義。無端你的幾百字飛來，語語投入我懷疑的心坎。感謝上帝！我以雨中之一走，病中的七日，重重的證實了我原來的與你相反的主義。現在的我，已是曠劫功圓，光滅心死！鍾梧兄！待我來與你細細分割。

我接到你的信，反覆沉思了三日，第三日之夜，我無目的底冒雨出走。當時只為寸心如焚，要略略的解除軀殼上的苦痛，不想大自然竟輕輕的從月光中逗露我以造化的愛育！——沉黑的雨中，我上了亭子，我猛望見對岸的一靈不滅的燈光，我如受棒喝！讓我來告訴你這燈光的歷史罷：

湖岸上一個人家，只有母親和兒子。一夜母親暴病，這兒子半夜渡湖去請醫士，昏黑中竟墜水不返。悲痛欲絕的垂危的母親，在病榻上立下誓願，願世世代代。自那時起，夜夜在她窗口點着一盞燈，指示她兒子以隔湖的歸路。不論她的兒子以靈魂，或肉體歸來，這一盞燈是永永臨照的，——這故事已過百年了，我也是一夜遊湖，無意中聽友人談到的。這兒子的形骸已沉泥土，母親的骨髓也已化灰塵；誰知這一盞百年來長明不熄的愛的燈光，竟救了那夜那時，立近懸崖已將墜落的我。

自此起此心定住，又猛覺到一身所在的亭子，也是友誼的愛的紀念建築——這故事你已知道，我不贅述——這茫茫的世界，竟隨處留下了愛的痕跡！自此我如沉下酒池，如躍入氣海，如由死入生，又如由生入死。中夜以後，光景愈奇妙，苦雨之後，忽然明月滿天，造物者真切的在我面前，展開了一幅萬全的『宇宙的愛』的圖畫，那夜的湖山，清極，秀極，燦爛極，莊嚴極，造物者怎知我正在歧路徘徊，特用慧力來導引，使我印證，使我妙悟？因着金字塔，而承認埃及王，因着萬里長城，而追思秦皇帝。對於未曾目覩的和我們一般的人物，以他們的工作的來印證，尚且深

信不疑地讚美了他們的豐功偉烈；何況這清極，秀極，燦爛極，莊嚴極的宇宙，橫在眼前，量我們怎敢說天地是盲觸的，沒有綠毫造物的意旨？

我遙泛於自然的愛裏，月明下一片湖山，只我一人管領，我幾疑是已羽化登仙。直等到雲積雨來，纔又從沉黑中歸去，歸途中恍惚如夢。感謝上帝！這一瞥的光明，已抵我九年面壁！

我還不自足，拚卻七日讀書的光陰，來到此痛苦呻吟的世界裏，孝起知我為潛心思索而來，他在送我到此的臨行之前，珍重的握我的手說：「願你有大定力！醫院中往往使人生煩惱，因為目中所見，耳中所聞，無非呻吟痛苦。」鍾梧兄！豈知此中更見出人類的愛！不提起人類便罷，提起人類，使我感泣！如你所說，我是生活美滿完全的人，不知人情甘苦。我為着這一層更自十分歉愧，覺得有情溢乎詞的苦楚，因為我沒有痛苦的經驗。安慰你，或評駁你，都不能使你心服。然而即是你的經驗，你所謂的二十三年的苦日子，也不能證明人類是不愛的！

先從宇宙說起罷，你說：「天地不仁，萬物芻狗；」然而為何宇宙一切生存的事物，經過最不幸最痛苦的歷史，不死滅盡絕！天地盲觸為何生

山川？太空盲觸爲何生日月星辰？大氣盲觸爲何在天生雨雲雲霞，在地生林木花草？無數盲觸之中，卻怎生流轉得這般莊嚴璀璨？依你說爲「盲觸」，不如依我說爲「化育。」科學家枯冷的定義，只知地層如何生成，星辰如何運轉，霜露如何凝結，植物如何開花，如何結果。科學家只知其所當然，而詩人，哲士，宗教家，小孩子，卻知其所以然！世界是一串火車，科學家是車上的司機，他只知只願如何運使機力，載着一切衆生，向無限的前途飛走。詩人，哲士，宗教家，小孩子卻如同乘客，雖不知如何使這龐然大物不住的前進，而在他們怡然對坐之中，卻透澈的了解他們的來途和去路。科學家說了枯冷的定義，便默退拱立；這時詩人，哲士，宗教家，小孩子却含笑向前，合掌叩拜，歡喜讚歎的說：「這一切只爲着『愛！』」

慚愧我沒有什麼精深的理解，來燃起你的死灰，我只追根溯源，從我入世的第一步着想，就已點着了熊熊的心靈之火！病中昏沉三日，覺得母親無一刻離我身旁，不絕的愛絲纏繞之中，鍾悟兄：就是從此我深深的承認了世界是愛的，宇宙是大公的，因爲無論何人，都有一個深願極愛他的

## 母親。

我的環境和你的不同，說別的你或不懂，而童年的母愛的經驗，你的卻和我的一般，自此推想，你就可了解了世界。茫茫的大地上，豈止人類有母親？凡一切有知有情，無不有母親。有了母親；世上便隨處種下了愛的種子。於是溪泉欣欣的流着，小鳥欣欣的唱着，雜花欣欣的開着，野草欣欣的青着，走獸欣欣的奔躍着，人類欣欣的生活着；萬物的母親彼此互愛着；萬物的子女，彼自互愛着；同情互助之中，這載着衆生的大地，便不住的紆徐前進。懿哉！宇宙間的愛力，從茲千變萬化的流轉運行了！

這條理，恐怕你也不忍反對。——十歲以前的你，是天真未漓的，十歲以後的你，是昏昧墮落的。鍾梧兄！我敢如此說：你爲着要扶持你的人，生哲學，即能使你理論動搖的天性之愛，竟忍心害理不去回想追求，只用「幾乎忘了」一語，輕輕遮掩過去。然而你用了萬牛回首之力，也只能說到「忘了」兩字，不敢直斥爲「沒有！」可憐的朋友，你已戰敗了！

固然的，天性之愛，我所身受的，加倍豐富濃厚；而放眼塵世，與我相似的，又豈乏其人？在院的末三日，我憑窗下望，看見許多的父母，姑

姨，伯叔，兄弟，姊妹，朋友，來探視他們病中的關切的人。那些病勢較重的人的親屬，茫然的趨起進出。雖然憂喜不一，而死生一髮之間，人類不能作絲毫之虛假，愛感於心，如響斯應。我看那焦惶無主的面龐，淚隨聲墮的樣子，更使我遽然驚悟，遍地球上下千萬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鍾梧兄！誰道世界是不愛的！

感謝你的又一封書，繫鈴解鈴。我知道你的人生哲學是枯冷的，又與我只是三日的新交！你便不來，也不為負我。然而你又何必「當下即從鎮上趕來？」何必「出院時一路嗟歎？」何必「秋風中辛苦奔走？」你既痛恨虛假的人類，你必不肯也不屑做那「當面輸心背面笑，翻手作雲覆手雨」的自欺欺人的事。你來時不自知，歎時不自覺，可憐的朋友，我替你說了罷！你縱矯情，卻不能泯滅了造物者付與你的對於朋友的愛。

因此，假如世界是盲觸的，是不愛的，你於世界有何恩意？便單生你一人，在世，天不降雨露，地不生五穀，洪水猛獸來圍困侵逼，山巔地穴去攀走飄流，世界也不為負你。然而你竟安穩穩穩的，有工可作，有書可讀的過了二十三年。你說這話，不免有殘忍的嫌疑。然而你試平心靜氣的

回想，不是世界上隨處有愛，隨處予人以生路，你的脆弱的血肉之軀，安能從劍林刀雨的世界中，保持至於今日呢？

再退一步，辯論至此，已如短兵相接！縱使世界如你所說，是劍林刀雨淋漓刺人的世界；而因着還有一大鋒鏑餘生的我，便仍舊不能證明它是完全不愛的。

一日有我在，一日你的理論便不能成立，我要化身作一根砥柱，屹立在這苦海的亂流中。高歌頌揚這不完全的不愛！

再退一步，已是退無可退，縱使我的理論完全是假的，你的理論完全是真的，為着不忍使衆生苦中加苦，也甯可叫你棄你的真來就我的假。不但你我應當如此信，而且要大聲疾呼的勸衆生如此信。

我的朋友！你的理論也不是完全可以棄置的，私自自利的制度階級，的確已在人類中立下牢固的根基。然而如是種種，均由不愛而來。斬情絕愛，忍心害理的個人，團體，和國家，正鼓勵着向這毀滅世界底目的上奔走。而你在迸出血淚之後，僅僅退守飯碗主義，在虛偽殘忍的人類中，只圖救自己於飢渴死亡，這豈是參透一切的你所應做的卑怯的事！

攜起手來罷，青年有爲的朋友！願與你一邊流迸着血淚，一邊肩起愛的旗幟，領着這「當面輸心背面笑，翻手作雲覆手雨」的人類，在這荆棘遍地的人生道上，走向開天闢地的第一步上來！

我的話到此已盡！你試自向第一步心中去印證，可知是千真萬實，沒有半句虛假。七日的思想濾過了秋雨滴瀝之夜，秋風撼窗之夜，星辰滿天之夜，皓月當空之夜，夢影憧憧之夜，對花讀信之夜。自問自答，自證自疑，心潮幾番漲縮起落，僅而得此，請你不要當作自欺欺人的話語看！

現在再來回答你的一句枝節的話，「甯可我愛天下人」是三年前一時有感而作。孝起何時拿去，我竟然不知，以致於呈露於你的眼前，這是我極引以爲悲悅歉仄的事。那篇不成文字，也更不是詩——是我的不幸，是天下人的不幸——願你忘了他。至於說對我的了解，竟是言人人殊，那更不足爲怪，連我都未曾十分了解我自己。我只是赤子之心，笑啼間作。你既是从活潑坦易方面認得我，就請你從這一方面認識我到底。

明天回校去了，盼望不久能和你相見！

星如。」

這時湖面已漾着霞光，——他靜沉沉的疊起這幾張紙來，放在袋裏，眼光直穿出霞外。夕陽要下去了，要從東半球他屋前的樹杪上來。照見他的一切親愛的人！他凝望着天末。明天起要重新忙碌了，他決意在這時把妹妹的信也寫完：

『妹妹：

我病了七天，現在已經全愈，明天便出院了。病中未曾寫信，我不願以目前的小疾，累我的雙親和妹妹，數萬里外月餘日後的憂思。

重讀你的信一遍，妹妹！我心已碎。生平厭惡「心碎」「腸斷」這類被人用濫的名詞，而爲着直覺，爲着貫穿天地的大愛，我不肯違心，不惜着破二十年的舊例，今朝用他一遭！

誠然，母親不是我一個人的，往玄裏說，也不是我們兩個人的，是天下人的。你不許我隨便使她受感觸，妹妹！我甘作囚人，你爲獄吏，我願屈服於你的權威之下，奉你的話爲金科玉律，天經地義！往者不可諫，題起來，我要迸出痛悔的淚，然而又豈是得已！

「去國之音哀以思，」叔叔責我太無男子氣，我何嘗不覺得羞愧？然

而我的去國，不是謫逐，不是放流，是我自己甘心情願，為求學而去的。白衣如雪的登舟之日，送者皆自崖而返，我不曾流下一滴眼淚！我反覆讀了叔叔的「去國剛三月」之語，更了解了自己。足見我原不是喜歡寫這類文字的，去國以後之音，纔哀以思。然而去國之前的我的生活，與去國之後的我的生活，至多只有一兩分的更變，所不同的，就是離了雙親。

惟其如此，這男子氣纔拋擲得有價值，纔拋擲得對得起天地萬物，嬰兒上帝。雙親呵！我深幸二十年來，在萬事上作剛強的大丈夫，珍重的留下這一段氣慨，為你們拋擲！

為着雙親，失了男子氣。妹妹！我願普天下男子都將這一段氣慨拋擲了罷！我發這絕叫時，我聽得見神靈讚歎，我看得見天地萬物，在我足下俯伏低頭！

雖然可以刮肝瀝膽，究竟如你所說，不應使雙親傷心。我每次寫信，總是十分小心謹慎，而真性情如洪水，往往沒過我的筆端，我自恨為何自己不能控制！——我要說我想家，寫的太真切了，一定使雙親深深的受了激觸。要說我不想家，雙親一定不信，或反疑到我不言的幕後，有若

干的感傷。幾番停筆躊躇，至終反寫上些層層相因遊子思家的套話，我的心從來那有如此的百轉千迴過？你只以為我任意揮毫，我的苦心有誰知道？也許只有母親能夠知道罷！我反覆地讀她的來信，看她前後字句之中，往往矛盾，往往牽強，處處發現了與我同經驗的痕跡，自慰慰我的言語中，含蓄着無限淒黯的意緒，最親密的話，竟說到最漠然的地步，然而，妹妹！究竟彼此都瞞不住，我知母親，母親知我，——彼此都能推測得到呵！前日病中臥讀飲水詞，看到「關心芳字淺深難！」及「不禁辛苦况相關？」等句，見得我跳將起來！古人的詩詞，深刻處那有一字虛設？不過應用於天性方面，我卻是第一人！

在最美的環境之中，時時的懷念最親愛的人，零碎的抒情文字，便不由自主地繼續產生了。淒惻的情緒，從心中移到了紙上，在我固然覺得舒解了蘊結的哀腸。而從紙上移到雙親的心中時，又起了另一番哀腸的蘊結。在聰明正直的妹妹前，我自知罪無可逭，我無可言說，從今後，只願你能容我改過自新！

你也許更要說我太柔情了，怎知和你的信同時放在桌上的一個朋友的

信，還說對人家批評我孤冷呢！我難道有二重人格？我只是我，隨着人家說去，無論是攻擊，是讚揚，我都低頭不理，我靜默的接受任何種批評，我自以為是謙恭，而夷然不顧的態度中，人家又說我驕傲。然而我并不求人們的諒解！天文家擡頭看着天行走，他神移目奪於天上的日月星辰，他看不見聽不見人世間的一切，在他茫然仰天的步履之中，或許在人間路上，衝撞踐踏了路人，起了路人的怨懟，然而專注的他，又豈……

我應許你的琴兒，自然不至於失約。你的芳辰近了！我祝你在那天晨光晴朗，花香鳥語之中，巾幘飄揚的拜過雙親之後，轉身便來開視你萬里外的哥哥珍重贈送的禮物！妹妹，我如和你一般具有音樂的天才，則退隱的時間內，更不嫌寂寞了，病中七日，日日不同，夜夜不同，度盡了星月風雨。我心中無限柔靜與悲哀的意緒，要託與琴絲。而自去國後，就沒有像你的這麼一個人，能低頭舒腕，在我窗前揮奏！天下家人骨肉的結合，完全的何止千萬？而我們的家庭，對於我，似乎特别的自然而奇妙，然而也……只換了「別離」兩字！不許再說了，上帝助我！我須揮去額前的幻想，結束了縹渺的生涯，奮然轉身，迎接工作……」

的確底，斜陽已成碧，要再寫時也看不見了。他猛然的站起來，左手握着右腕，低頭看着凡上沒有寫完的信，似乎想續下去，——一轉念，下了決心，忽然將手中的一枝金管的筆，激箭似的從窗內擲將出去。自己驚覺時，已自太晚！那枝數年來助他發揮思想的筆兒，在一逝不返的空間路上，閃閃的射出留恋的金光之後，便驚鴻似的無聲的飛入湖裏，漾起了幾圈溶溶的波紋——

他最後的寫不出的文字，已宛轉縈迴的寫在水上了！波紋漸漸平了，化入湖水。他仍癡立窗前不動。湖上被碧霞上下遮住的一抹夕陽，作意的粲然凄豔。霞光中，一輛敞篷的汽車，繞着湖岸，對着他緩馳而來。車上彷彿坐滿了人，和司機並坐，向着樓窗揮手的黑髮的青年，似乎便是孝起。

『生命路上英勇的同伴，已從明光中攜手來迎接了！』——他忽然如受日的雪人一般，無力的坐了下去，雙手抱着頭兒，起了無名的嗚咽。

## 二十 信誓

文藝好像射獵的女神，

我是勇猛的獅子。

在我逾山越嶺，

尋覓前途的時候，

她——當胸一箭！

在她躊躇滿志的笑聲裏，

我從萬丈的崖上

倏然奔墜於

她的光華輕軟的羅網之中。

文藝好像遊牧的仙子，

我是溫善的羔羊。

甘泉潺潺的流着，

青草遍地的長着；

她慈憐的眼光俯視着，

我恬靜無聲地

俯伏在她杖竿之下。

文藝好像海的女神。

我是忠誠的舟子，

寄一葉的生涯於

她起伏不定的波濤之上。

她的笑靨

引導了我的前途，

她的怒聲

指示了我的歸路，

文藝好像花的仙子，

我是勤慎的園丁。

她的精神由我護持，

她的心言我須聽取；

深夜——清晨，

為她關心着

無情的風雨。

榜徨裏——

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

所言止此；

『為主為奴相終始！』

## 二十一 使命

一個春日的早晨——

流水般的車上：

細雨灑着古牆，

灑着楊柳，

我微微的覺悟了我攜帶的使命。

一個夏日的黃昏——

止水般的院裏：

晚霞照着竹篷，

照着槐樹，

我深深的承認了我攜帶的使命。

覺悟——承認，

試回首！

是歡喜還是惆悵？

已是兩年以後了！

## 二十二 紀事

——贈小弟冰季——

右手握着彈弓，

左手弄着泥丸——

背倚着柱子

兩足平直地坐着。

仰望天空的深黑的雙眼，

是偵伺着花架上

偷啄葡萄的烏鴉罷？

然而殺機裏却充滿着熱愛的神情！

我從窗內忽然望見了，

我不覺凝住了，

愛憐的眼淚

已流到頰上了！

## 二十三 惆悵

當岸上燈光，

水上星光，

無聲地遙遙相照。

蒼茫裏，

倚着高欄，

只聽見微擊船舷的波浪。

我的心

是如何的惆悵——無着！

夢裏的母親

來安慰病中的我，

絮絮地溫人的愛語——

幾次醒來，

藥杯兒自不在手裏。

海風壓衾，

明燈依然，

我的心

是如何的惆悵——無着！

循着欄杆來去，——

羣中的歡笑，

掩不過靜裏的悲哀！

『我在海的懷抱中了，

母親何處？』

天高極，

海深極，

月清極，

人靜極，

空泛的宇宙裏，

我的心

是如何的惆悵——無着！

## 二十四 鄉愁

我們都是小孩子，

偶然在海舟上遇見了。

談笑的資料窮了之後，

索然的對坐，

無言的各起了鄉愁。

記否十五之夜，

滿月的銀光

射在無邊的海上。

琴絃徐徐的撥動了，

生澀的不動人的調子，

天風裏，

居然引起了無限的淒哀？

記否十七之晨，

濃霧塞窗，

冷寂無聊。

角兒裏相挨的坐着——  
不干己的悲劇之一幕

曼聲低誦的時候，

竟引起你清淚沾裳？

『你們真是小孩子，

已行至此，

何如作壯語？』

我的朋友！

前途只閃爍着不定的星光，

後顧却望見了飄揚的愛幟

為着故鄉，

我們原只是小孩子！

不能作壯語，

不忍作壯語，

也不肯作壯語了！

二十五 我再也不能承受這樣的溫存

我從濃眠中忽然醒起。

窗外已黃昏，

西山隱約地拖出烟痕！

朦朧裏我伸出臂兒，

要牽住夢中的愛撫，

猛然驚覺……

我已是沒娘的孩子，

我再也不能承受這樣的溫存！

屋裏已黑到沒有一絲光亮，  
我全身消失在無際的悲涼；  
我的魂靈如同迷途的小鳥，  
在昏夜裏隨着狂風飛颺。

我淚已枯，  
我腸已斷，  
沒有一點人聲入耳，  
眼前是一片慘默的海洋！

這海洋慘默到無窮時候：  
波面上湧出銀光！  
菊花的影兒在地，

月兒正照着東牆。

我掙扎着披衣站起，  
茫然地開起窗門，  
滿月正自田野邊升起，  
籠罩着一個圓滿的乾坤！

這樣圓滿的乾坤。

母親正在天關，  
有父母溫存的愛撫，  
愛撫她病弱的靈魂！  
只有我棄留在世上……

我淚縱枯，  
我腸縱斷，

在世上我已不是沒娘的孩子，

我再也不能承受這樣的溫存！

## 二十六 嚮往

(爲德詩人歌德九十年紀念作)

萬有都蘊藏着上帝，

萬有都表現着上帝；

你的濃紅的信仰之華，

可能容她采擷麼？

嚴肅！

溫柔！

自然海中的遨遊，

詩人的生活，

不應當這樣麼？

在「真理」和「自然」裏，

挽着「藝術」的嬰兒，  
活潑自由的走光明的道路。

聽——聽

天使的進行歌聲起了！

先驅者！

可能慢些走——？

時代之欄的內外，

都是「自然」的寵兒呵！

在母親的愛裏，

互相祝福罷！

## 二十七 赴敵

I was ever a fighter, so, One fighter

The best and the last !

——R. Browning——

曉角遙吹，

催動了我的桃花騎。

他奮鬣長鳴

聳鞍振轡，

要我先為備。

那知道他的主人

這次心情異？

我扶着劍兒，

倚着馬兒，

不自主的流下幾點英雄淚！

殘月未墜，

曉山凝翠——

湖上的春風，

吹得我魂魄醉。

休想殺得個敵人，

我無有精神——

昨夜不曾睡！

我扶着劍兒，

倚着馬兒，

不自主的流下幾點英雄淚！

昨夜燈筵，

幾個知人意？

朋友們握手拍肩，

笑談輕敵，

只長我驕奢氣。

如今事到臨頭，

等閒相棄！

我扶着劍兒，

倚着馬兒，

不自主的流下幾點英雄淚！

朝陽在地，

鳥聲相媚。

迷胡裏捧起湖泉，

磨着劍兒試。

百戰過來，

誰知此次非容易？

我扶着劍兒，

倚着馬兒，

不自主的流下幾點英雄淚！

曉角再吹，

餘音在樹，

遠遠地敵人來也！

匹馬單刀，

倉皇急遽，

他也無人相助！

向前去，

生生死死無憑據！

家山何處？

一別便成落花飛絮！

等着些兒，

讓我寫幾個字兒，

託一託寄書使。

拜告慈親，

暴虎馮河，

只爲着無雙譽。

向前去，

生生死死無憑據！

曉光下定神靜慮，

把往績從頭細數。

百萬軍中，

也曾尋得突圍路。

這番也只要雄心相助，

勇力相赴！

向前去，

生生死死無憑據！

軒然一笑，

拔刀相顧，

已半世英名昭著，

此戰歸來，

便是安心處！

向前去，

生生死死無憑據！

## 二十八 繁星

(一)

童年呵！

是夢中的真，

是真中的夢，

是回憶時含淚的微笑。

(二)

一角的城牆，

蔚藍的天，

極目的蒼茫無際——

卽此便是天上——人間。

(三)

生離——

是朦朧的月日，

死別——

是憔悴的落花。

(四)

井欄上，

聽潺潺山下的河流——

料峭的天風，

吹着頭髮；

天邊——地上，

一回頭又添了幾顆光明，

是星兒，

還是燈兒？

(五)

夢初醒處，

山下幾疊的雲衾裏，

瞥見了光明的她。

朝陽呵！

臨別的你，

已是堪憐，

怎似如今重見！

(六)

兒時的朋友：

海波呵，

山影呵，

燦爛的晚霞呵，

悲壯的喇叭呵；

我們如今是疏遠了麼？

(七)

月明之夜的夢呵！

遠呢？

近呢？

但我們祇這般不言語，

聽——聽

這微擊心絃的聲！

眼前光霧萬重，

柔波如醉呵！

沉——沉。

(八)

朝霧還串珠般呢！

去也——

風冷衣單

何曾入到煩亂的心？

朦朧裏數着曉星，

怪驢兒太慢，

山道太長——

夢兒欺枉了我，

母親何曾病了？

歸來也——

驢兒緩了，

陽光正好，

野花如笑，

看朦朧曉色，

隱着山門。

(九)

我知道了，

時間呵！

你正一分一分的，

消磨我青年的光陰！

(十)

青年人！

信你自己罷！

只有你自己是真實的，

也只有你能創造你自己。

(十一)

怎能忘却？

夏之夜，

明月下，

幽欄獨倚。

粉紅的蓮花，

深綠的荷蓋，

縞白的衣裳！

(十二)

小小的命運，

每日的轉移青年；

命運是覺得有趣了，

然而青年多麼可憐呵！

(十三)

堦邊，

花底，

微風吹着髮兒，

是冷也何曾冷！

這古院——

這黃昏——

這絲絲詩意——

繞住了斜陽和我。

(十四)

文字，

開了矯情的水閘；

聽同情的泉水，

深深地交流。

## 二十九 春水

(一一)

一道小河

平平蕩蕩的流將下去，

只經過平沙萬里——

自由的，

沉寂的，

他沒有快樂的聲音。

(二)

一道小河

曲曲折折的流將下去，

只經過高山深谷——

險阻的，

挫折的，

他也沒有快樂的聲音。

(三)

我的朋友！，

感謝你解答了

我久悶的問題，

平蕩而曲折的水流裏，

青年的快樂，

在其中蕩漾着了！

(四)

我只是一个弱者！

光明的十字架！

容我背上罷，

我要拋棄了性天裏，

暗淡的星辰！

(五)

春從微綠的小草裏，

對青年說：

「我的光照臨着你了，

從枯冷的環境中，

創造你有生命的人格罷！」

(六)

鬱倦的春風，

只送些「不甯」來了！

城牆——

微綠的楊柳——

都隱沒在飛揚的塵土裏。

這也是人生斷片的煩悶呵！

(七)

當我看見綠葉又來的時候，

我的心欣喜又感傷了。

勇敢的綠葉呵！

記否去秋黯淡的離別呢？

(八)

我獨自

經過了青青的松柏，

上了層層的石階。

祈年殿

莊嚴地立在黃塵裏，

我——

我只能深深的低首了！

(九)

我的朋友，

不要讓春風欺哄了你，

花色原不如花香啊！

(十)

談笑着走下層階，

斜陽裏——

云

偶然後顧紅牆，

前瞻黃瓦，

霎時間我了解什麼是「舊國」了，

我的心靈從此淒動了！

(十一)

桃花無主的開了，

小草無主的青了，

世人真癡呵！

爲何求自然的愛來慰安呢！

(十二)

星星——

只能白了青年的髮，

不能灰了青年的心。

(十三)

幾天的微雨，

將春的消息隔絕了。

無聊裏——

幾朵枯花，

只拈來凝想。



61

63

6